

秦良玉

黃次書編著



中華書局印行

黃次書編著

秦

良



玉

中華書局印行

許序

秦良玉，我國明代民族女英雄也。世人多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詳其史實，致其豐功偉績，泯沒不彰，余深憾焉。

黃君次書夙習史學，著述頗宏。茲承中華書局之約，編輯中國歷代偉人傳若干種，以應國內中學生之閱讀，近出其所著秦良玉囑爲之序。余披覽一過，覺此編內容，純以正史爲經，軼事爲緯，鈎玄提要，頗稱詳實；且其文筆條暢，趣味橫生，作正史讀可，作小說讀亦無不可。惟念秦良玉以一婦女，生逢亂世，而能馳驅王路，効命疆場，忠勤國家，大義凜然，足以肅官紀而伸正氣。迨明室既傾，良玉猶退守石碛，聞莊烈殉國，痛哭數絕，一門忠烈，振爍古今。欽敬之餘，爰綴數語，以勵今之爲婦女者。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許崇灝序於重慶陶園內之大隱廬。

自序

我國這次神聖抗戰，進行正在劇烈時期，而爲我中國民族女英雄秦良玉立傳，覺得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我們曉得現代戰爭，是國力的戰爭，誰的國力强，誰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反之，誰的國力弱，誰要歸於失敗，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可以證明。國的力量分析起來，不外三種，曰經濟、曰武力、曰教育。簡單言之，可以分作兩方面，一個是人力，另一個是物力，物力雖屬重要，然沒有人力計劃運用，那麼物力必定不會發生了什麼作用和效果。這樣說來，要運用物力，首先必要集中人力。人力是不分男女，能夠男女全體動員，國的力量才能充實。例如敵國原來人口單薄，這次侵略我國，謀吞東亞，動員了數百萬的軍隊，深陷於我國南北萬里廣大錯雜的戰場，被圍困於雲水無涯，海天茫茫的印度太平兩洋，已感分配的支絀，照理應當老早崩潰。然而直到現在，還能夠垂死掙扎，國中百業未能全部停毀，革命尙蘊釀而沒爆發的原故，完全有賴於它五十年來女子職業教育的發達。誠然如吳稚暉老先生言：「敵人商肆之職工，徵調一空，應估客者皆以女子，舟車之匠役，徵調又一空，司行駛與司發斂者又以女子；至於農村之田夫，工廠之壯丁，當然全數徵發，女子本爲助手，今則由老邁男子之領護，女子則爲田作廠工之中堅，這就是男女動員的小效。」我國人口約六

七倍於敵人，在這次神聖抗戰中，雖然有不少女同胞，直接間接忠勤爲國，或親赴前線救護傷兵，或置身後方，努力於各種工作；然尙有大半婦女因爲教育不普及，沒有受到相當的職業訓練，其服務社會的能力與精神已不能與外人相比，而平素又因牽於家庭的瑣屑，和惜於享受侈靡舒適的生活，率多痿弱，不任勞苦，大難當前，又怎能責她置身戰場擲頭顱、灑熱血、爲國家謀自由？爲民族求平等？至於深居金閨，徒習個畫眉塗脂的佳人，放浪形骸，狂歌曼舞，既沒國家觀念，又少民族思想，祇圖享受，不求貢獻，一旦變亂卒起，強暴入室，惟有吞聲飲泣，橫被摧辱，這種婦女豈不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嗎！

救國不分男女，興亡匹夫有責，深望我女同胞要澈底效法秦良玉習治軍旅，捍衛國家，不畏艱險的偉大精神，動員起來，沒事時候，可以敦詩書，談文化，治酒漿，習女紅，有事則投簪環甲，効命沙場。讀『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句，不禁熱血沸騰了。

沛縣黃次書於知止齋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秦良玉 目錄

許序

自序

第一章 秦良玉時代的社會背景……………一

第二章 秦良玉的幼年時代……………三

第三章 秦馬聯姻後的士卒訓練……………六

第四章 秦良玉之從征播州……………九

楊應龍之叛變 秦良玉破賊金筑 桑木關之大戰 南川路白桿兵之再建殊勳

秦良玉揚威養馬城 平定播州

第五章 秦良玉承襲土司……………二五

第六章 援遼之役……………二七

弩爾哈赤之入侵 秦邦屏戰死渾河 秦良玉鎮守榆關

第七章 平定奢崇明之經過……………三三三

奢崇明之叛變 解圍成都 規復重慶 平定永寧

第八章 平定安邦彥之經過……………三三九

安邦彥之叛變 秦民屏之戰死 秦良玉之底定川黔

第九章 秦良玉之北上勤王……………四六

收復永灤 平臺賜詩

第十章 秦良玉之敗賊西蜀……………五〇

追剿張獻忠 敗走羅汝才 孤軍奮鬥

第十一章 秦良玉的晚節……………五五

第十二章 秦良玉精神不死……………五九

俎豆千秋的太保祠 謳歌留芳

附錄……………七八—八八

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忠貞侯家傳 清何曰愈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

馬氏世系 秦氏世系

秦良玉

第一章 秦良玉時代的社會背景

朱元璋以一布衣崛起濠滁之間，爲大明開創了二百七十餘年的基業。他的武功文治比較我國漢朝的武帝，唐朝的太宗雖覺稍遜一籌，可是他那隻手創立江山的精神和開拓疆土的雄圖，在我中國歷史上倒也稱得起數一數二的偉大人傑。洪武在位三十一年，政治修明，國富兵強，藩屬來朝，人民安樂，歷經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等十幾個朝代，其間治亂迭更，興衰互見，政治上還沒有怎樣的十分腐敗，然而到了晚明時代，由於明神宗的寵貴妃，好貨財，大興土木，國庫蕩然，又加上他深居宮廷二十餘年，不理朝政，宦官專政，曹署多空，內閣六卿祇三數人，或一人兼三數職，或有闕而十年不補，於是紀綱大壞，一般奸臣如魏忠賢之流，也就趁勢結黨營私。到了熹宗，黨派之爭，更趨激烈，明槍暗箭，鬧個不了，所謂大僚爭於朝，小吏貪於野，一般官僚無不搜刮剝削，廣置田園，大築樓閣，奴僕成羣，金玉滿堂，姣妻美妾，笙歌軟舞，大過其窮奢極慾的生活。這樣演到後來，貪污大起，賄賂公行，官場幾乎變成了市場，人民不啻陷入了地獄，更加上採礦，徵稅的兩大敝政〔一〕，越發民不聊生。待到滿騎南下，倭

奴東窺，國內一般不肖份子，便乘機揭竿倡亂。李自成叩了北京的大門，逼得莊烈帝煤山自縊，大明河山，從此瓦解〔二〕。

語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國家不遭大患大難，又怎易看到一些赤膽忠心爲國家民族犧牲的仁人志士。不前不後，就在明朝的江山鬧得快要破碎的時候，四川忠州，出了一位民族女英雄，她脫卸釵裙，身披甲冑，親帥着一些白桿兵，娘子軍，馳驅萬里，殺賊禦侮，歷經平播，援遼、平奢安、收永灤等諸役，可說沒有一次她不是竭盡了畢生的精力，統帥大軍南剿北戰爲國家民族盡了絕大的忠孝。馳驅萬里揚威海內。明朝河山，大勢已去，雖然不是她隻手可以挽回，而最後猶退守石碛故土，全活一方，瀕死不屈。這位民族英雄，便是本書所敘的秦良玉。

註：〔一〕金兆梓編高中本國史中冊一七六頁；『嘉靖中（公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會開銀礦於各處，因無利益而罷。神宗時，畿輔奸民慫恿宦官，力稱採礦之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後因朝鮮等處用兵，國用大匱；於是用開礦之策，首開畿內，命中宦主之。嗣後無省不開，中使不熟悉礦脈，往往無所得，悉勒人民補償……一時民間大受騷擾。』又『神宗以後，國家徵稅，未裕國用而人民先受困。稅使和礦使一樣由宦官爲之，遍於天下。天津則店租，廣州則珠監，兩淮則餘鹽，閩浙粵則市舶，成都則窮鄉僻壤，都盡搜括之能事甚至米鹽雞豕都有稅。中人之家，大半破產，貂璫所到，有司股慄。謗書一上，收繫立到，士民遭囚繫的，不可勝紀。』〔二〕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舉兵東犯，陷太原，破寧武關（今山西寧武）長驅而東，從居庸關入逼京師，守城之宦官爲內應，開門納之，京師遂陷。先是畿輔告警，羣臣多請帝南遷，帝不肯，堅持國君殉國之義，至是乃自縊於煤山，時在公年一六四三年。

第二章 秦良玉的幼年時代

秦良玉的先世本是湖北麻城人，到了元朝末年，徐壽輝作亂，擾害荆楚，他的祖先秦安司爲避免流寇的蹂躪，帶着眷屬，逃到四川的紹慶府黔江縣來居住。安司爲秦大鼎的次子，世稱老二房，妻黃氏，生有二子，長曰國龍、次曰國寶，國龍任湖廣唐崖長官司，國寶任黔江守禦千戶，世稱小二房，妻吳氏，生子五人，叫做溫、良、恭、儉、讓。良、恭兄弟二人，以黔俗僻陋，徙居忠州，可稱爲秦氏遷忠的始祖。秦恭的妻子王氏，生子景章景聰。景聰生子三人，曰明中、榮中、敬中。榮中生子伯玉、伯明、伯學。伯明生子萬松，萬松生子葵，便是秦良玉的父親。就始終住在忠州，沒有遷徙。（見忠縣秦氏新譜秦太保先世昭穆考）忠州西樂天鎮附近有條溪水，叫做鳴玉溪。澄明淨澈，沙石可數，修竹垂楊，相映成趣。國寶看見這世外桃源，怎肯捨棄，便在這青溪深處，建築了數間茅舍，購置了幾畝田園，作爲避亂的安樂仙境。真個是『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國寶老人倒也樂得逍遙自在，爲貪戀這條鳴玉溪的優美，再也不想他遷。

秦葵字載陽，本是一位博通經史的宿儒；雖然壯年時代中了一名拔貢，因見當時神宗荒淫無度，奸臣當道，殘害忠良。各地的農民，不堪官家的壓迫剝削，紛紛揭竿，爲害地方，再也無意進取。浮沈宦海，便息影家園，閉門課子，來培植後代子子孫孫，等待時機，再圖報効國家，這也是

大丈夫處於邦家無道而不見用於世的一個潔身隱退的辦法。其實又何嘗不想孜孜汲汲惕勵憂勤，以負起濟世救民的重責大任。秦載陽有了這個念頭，鎮日價逍遙在這鳴玉溪的周遭。有時足濯清漣而放歌，有時手把絲綸而垂釣，心曠神怡，寵辱皆忘。因此到了晚年，爲他自己取了一個別號，叫做鳴玉逸老。

秦葵生有三男一女，大兒子名叫邦屏，二兒子名叫邦翰，三兒子名叫民屏，女兒就根據她降生的地方叫做良玉。良玉幼年，聰慧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兄妹四人之中，葵老對她特別鍾愛。等她長到十數歲的時候，博通經史，兼嫻詞翰。尤其對於古聖先賢的嘉言遺訓，口誦心維，體會力行，胸中養成了一團浩然氣概。這時適當萬曆年間，羣盜蜂起，秦葵預料天下必將大亂，因此對於他子弟教授了一些兵法。一天對良玉說：『你雖是一個柔弱的女孩子，必須習知軍事，以免日後遭受寇賊的蹂躪。』良玉謹遵父命，與兄邦屏弟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不數年間，練得一身絕好武藝，刀槍劍戟，無不精通。此外秦葵又教授了他們很多的韜略，都能夠一一領會。尤其良玉更特別精通其法，真可說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女青年。

秦葵老人看見兒女們將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出息，不覺心中暗暗歡喜。又一天對他兄妹談道：『良玉惜不冠耳，否則你們兄弟皆不及她啊。』良玉聞聽很不服氣，便向她的父親回答說：『錦繡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秦葵聞聽，很爲奇異，以良玉這個女孩子能夠講出這種話來，將來一定會爲國家建功立業。因此對着良玉越加鍾愛。鳴玉溪左右鄰人，

8364
聽說秦葵家中有如此的一位千金，文武全才，學行俱優，誰個不想前來請求婚事，可是秦葵爲愛女關係，豈肯輕意許字，一直等她長到二十歲的時候〔註〕，才將良玉嫁給離忠州一百多里石碛城中的馬千乘。

〔註〕馬氏宗譜秦太保夫人傳：『及笄歸我千乘公。夫人幼通經史，儀度閑雅，好事者嘗與之論治亂之由，談兵機之要，雖擅韜略者不能過。』



第二章 秦馬聯姻後的士卒訓練

馬千乘是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後裔，原籍陝西扶風縣。其先世歷晉唐五季，代有助伐。到了南宋高宗時候，援的後裔馬定虎，奉命征服五溪蠻，遂授石柱安撫使司，卒後葬於城南的磨刀溪，歷元及明，襲職無缺。元朝末年，九溪十八峒，乘亂不靖，洪武初年，命石柱安撫司馬克用出兵討平，論功加授宣撫使司。克用傳良、良傳應仁、應仁傳鎮、鎮傳黻、黻傳澄、澄傳徽、徽傳龍、龍傳素、素傳斗斛。斗斛娶妻覃氏，生有二子，幼子名叫千駟、長子便叫千乘，累世住在石柱（見石柱土司馬氏承襲志）。石柱原以石潼關柱蒲關而得名，後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到了宋末，置石柱安撫司，元改石柱軍民府，尋仍爲安撫司。洪武七年，石柱安撫使馬克用，派遣他的兒子付德，與同知陳世顯入朝，貢獻方物。洪武八年，改石柱安撫司爲宣撫司，隸重慶府。宣德五年，命宣撫馬應仁子馬鎮爲宣撫。成化十八年，命馬徽爲宣撫。（見明史石柱宣撫司）到了馬斗斛，生子千乘，千乘生甫十齡，他的父親，以開礦事，虧欠帑銀五百金，部議革職，貶到口外。後來獄司以其父虧項未及彌補，便將千乘留繫府獄。千乘爲書於其族中說：「余陷獄中已三年矣，禍由天作，非因自毀，近思年力漸壯，父議革職，雖有愛子之心，愛莫能助矣。印傳母掌，母老多病，身居幽谷，無以踐送終之孝矣。靜言思之，寢不成寐。茲維舍中，惟邦田、邦爲、與陶、與駢，及里長蔡時應、譚立本

諸公爲可託。爲今之計者，首以賠償礦項，次以和好舍民，三以保全出獄，倘得脫罪承宗，自當刻骨銘心，共享福祿。如或違背盟誓，神明殛之。諸公倘懷攜貳，而不實力扶持，誓亦同之，獄中焚香嚼指，仰諸公鑒焉。」這書傳出後，邦等捧讀未完，欷歔而泣，自動傾囊資助，三里人士亦莫不輸將，把虧欠公款掃數填償。等到萬曆二十年，纔得歸家承襲土司的職務，這時他的年齡，才二十四歲，千乘真可稱爲一個孝子了。（見馬氏宗譜十一世千乘公傳）

馬千乘「俊英嚴毅，刻制奸滑，人無遁隋。整蒞軍伍，莫不股栗。」（註）自從出獄承襲了土司之職後，因見政治日非，國家將有大亂，便首先訓練壯丁，修繕城寨。經他一番勵精圖治之後，地方上漸漸走上了清平的秩序，人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日子。這時他聽說鳴玉溪的秦良玉多才多藝，嫻於韜略；雖然到了及笄年齡，可是因爲她的父親秦載陽擇婚太苛，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東床佳婿。因此千乘就請託了慣會張羅婚姻的月老把一條有情的紅絲緊緊繫住了秦小姐身上。萬曆二十五年就結下了美滿婚姻。從此這一雙有情的人兒夫倡婦隨相親相愛，白天講文，夜間習武，真個是鱓鱓，歡同魚水。

一天良玉農暇無事，便向千乘道：「方今四海多故，石碁界楚黔之交，不可無備。況且男兒當求樹勳萬里，怎好坐守。」千乘聞聽，深以爲然。便與良玉商議，訓練一隊精銳兵馬，以備應用。因爲四川山嶺重疊，崎嶇難行，特削白木爲桿，矛桿不加油漆，本色爲白，矛柄有一小鈎，桿尾有一小環，遇山崖之地以矛之齒鈎向上掛，以第二矛之鈎掛在第一矛柄尾之環上，以此而延長，軍士

乘矛桿而上（芝盦記），登山涉水，前後相接，那就是後世所稱最有名的白桿兵。軍中一切號令，盡皆商諸良玉，其部下對於她的敬畏甚至不敢仰視。良玉治軍嚴整，就此可想見了。（見中國民族女英雄傳記二二頁秦良玉軼事）

〔註〕見馬氏家乘十一世千乘公傳



第四章 秦良玉之從征播州

一 楊應龍之叛變

播州就是現在貴州省的遵義（原四川轄）平越兩縣地，西北塹山爲關，東南附江爲地，蒙茸嶮削，易守難攻。萬曆元年楊應龍任播州宣慰，因爲神宗大興土木，他便獻給朝廷大木七十多根，材美質良，頗稱名貴。朝廷因此賜給他飛魚服，復授都指揮使銜。應龍爲人，「性情很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一〕素常曉得川兵脆弱，陰有據蜀的野心。對於四鄰州縣常常加以剽掠，弄得生靈塗炭，人民不得安居樂業。應龍的嬖妾囚雌鳳，是一位極端潑辣而陰險的婦人。對於應龍的元配張氏用計殺害，並屠殺張氏全家人口，以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巡撫都御史葉夢熊，得悉這種情形，便上奏朝廷，巡按御史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狀，請求國家繩之以法。而四川巡按御史李化龍，以國家正在防禦松潘，調播州兵協守，請暫免勘問，俾應龍戴罪圖功，四川貴州兩方面互相疏辦，給事中張希臯等以事屬重大，乞令從公會勘。這是萬曆十八年（公元一五九〇）十二月間的事情。

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春，葉夢熊主張將楊應龍所管轄的五司，改土歸流，隸屬重慶；

與李化龍的意思不同，因此兩人鬧些意見，化龍引嫌求斥。恰巧這時應龍的妻叔張時照因為應龍聽信嬖妾田雌鳳的讒言，把張家滿門殺死圖謀不軌。於是同他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請發兵進剿，早絕後患。四川士大夫謂蜀三面鄰播，很多的屬裔都歸他節制調遣，且以應龍的兵士驍勇，屢次征調有功，翦除不是長策，朝廷命再勘查。這進剿應龍的計劃，因又擱置。

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十一月楊應龍到重慶聽審，坐法當斬，應龍請以二萬金贖罪。御史張鶴鳴正在駁問之間，適逢倭寇侵入朝鮮，徵天下兵馬，東下作戰，應龍見機，自請將五千兵征倭贖罪，朝廷信以為然，於是下詔釋放。兵馬已經啓行，不久又按兵不動，朝廷那裏曉得他這般詭計呢？楊應龍反覆無常，停止征倭，巡撫王繼光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師，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繼光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向婁山關推進，屯兵白石口。應龍見事不妙，明着約降，暗中統率苗兵，據關衝擊，把承嗣的兵馬殺得大敗，死傷慘重；恰值繼光論罷，即將兵馬撤退，將所運輸的輜重，完全拋棄，黔師協剿，也沒收得功效。御史薛繼茂以為徒事征剿不是根本辦法，他力主招撫。應龍上書自白，並派遣其黨，攜金入京運動，把原奏何恩捉着，送到綦江。這時譚希忠代替繼光，與貴州鎮撫商議進剿。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冬十月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出兵討伐。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夏邢玠到了四川，調查楊應龍支黨很盛，不易制服，於是檄諭應龍，許待以不死之罪，並請水西宣慰安疆臣，勸導應龍就範，准許贖罪。安疆臣奉命之後；到了

播州，招撫應龍。這時他所屬七姓之人，恐怕應龍出來，得以除罪；而一般亡命之徒，竄逃到播州的，又希望應龍造反；亂事擴大，以致『驛傳文移，輒從中阻』弄得楊應龍不上不下，拿不出一定主張。結果邢玠又派重慶知府王士琦到綦江，勸應龍到安穩聽審，應龍膽虛，不敢前往。於是打發他的弟弟楊兆龍至安穩治理館驛牽着牛羊，叩頭郊迎，備極恭順。兆龍向上官說道：『應龍已將爲首罪魁縛獲，正在松坎待罪，所以不敢前來安穩的緣故，恐怕遭着仇民的暗殺。』士琦說：『松坎也是已往奏勘之地，又有什麼不可以去。』於是士琦單身匹馬，前往松坎。楊應龍一時天良發見，知也自己罪孽深重，便將自己綁縛起來跪在道旁泣請死罪，甘願親執罪人，獻納罰金。士琦看到他這種樣兒，似乎有點真誠悔過的意思，便將這次到松坎後的經過呈明邢玠，准許楊應龍罰金贖罪，把禍首加以嚴辦。應龍將黃元等十二個人網綁案驗，以抵應龍問斬之罪，並出贖金四萬，輸助采木，原職革除，以長子朝棟代理，次子可棟押在重慶追贖。黃元等問斬於重慶市，邢玠將這個辦法上詳朝廷請示辦法。這時兵部以倭氛未靖，請緩辦應龍，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准予所奏。於是於松坎設立同知，而以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坐鎮彈治，應龍又得逍遙法外。

楊應龍回到播州不久，他的次子可棟病死重慶，應龍心中十分痛恨；乃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於是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健者，叫做『硬手』，州人家道殷厚者，沒入其貲，分給苗人，苗人個個咸願爲之效死。應龍知時機成熟，便殘殺餘慶人民，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三司，以及興隆都勻各衛，圍黃平屠戮重安長官，流劫江津，

及南川、合江，把他的仇人袁子升捉着寸寸磔割。適巧這時王士琦調征倭寇，應龍益無忌憚，統率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交通爲之斷絕，宋世臣、羅承恩等挈着家眷藏在偏橋衛，派兵襲破，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慘酷萬狀。這是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的事情。

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貴州巡撫江東之看見楊應龍蓄意造反，殘殺無情；便令都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大舉進剿，奪回二百落。賊見官兵氣勢很壯，於是陽作敗北，把官軍誘到飛練堡，趁機反攻，將進剿的軍隊團團圍困，掃數消滅。楊國柱及李廷棟等盡皆戰死。這個戰敗的消息詳到朝廷，大爲震驚，便把東之免官，以郭子章代替。到了這年三月，起用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又調東征諸將劉綎、吳廣、陳璘等合兵進討。楊應龍得到了這個消息，知道滔天大禍已經惹起，一不做二不休，他便乘着大兵未集，帶領兵馬八萬侵犯綦江，直薄城下。這時城中新募的兵勇，不滿三千，又沒經過訓練，怎樣能敵得過應龍的悍卒。一戰之後，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同時犧牲。綦江城被賊攻破之後，大加屠殺，投屍蔽江，水爲之赤。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進搗成都，應龍遷延未決，聲言這次北犯，爲爭地界。看他的意思還是想照往年辦法冀求赦免。不過這時李化龍因爲徵兵未到，只好虛與委蛇，再作道理。

二 秦良玉破賊金筑

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十一月征播州的大軍雲集，李化龍爲便利指揮，移駐重慶，調水西兵三萬，守貴州，以斷招苗之路，於是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成，土司七成，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駐沅州，神宗以湖廣地面遼闊，擢山西按察使江鐸僉都御史，巡撫偏沅。化龍以綦江地方重要，所以令劉綎當此一面。而馬孔英出南川，獨險遠，離賊的巢穴海龍岡六七百里。監紀推官高折枝勇而有謀，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以石柱宣撫馬千乘兵三千人先進。這時秦良玉以爲報効國家的時候到了，別統率精銳兵丁五百人裹糧自隨，拒賊鄧坎。真個是軍容嚴整，將士如雲。楊應龍探得這個消息，心裏着忙，計劃奇謀，想把官軍打敗。這種背叛國家的行爲，真是罪不容誅了。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春正月，八路大軍均已分別布置就緒，四面圍剿。馬孔英帶着大隊兵馬以馬千乘爲先鋒，獨出南川，行抵鄧坎，距離賊巢金筑寨十多里的地方，安下營盤。良玉以距離賊人過近，又以初到之師，不得不加緊隄防以備敵人黑夜偷襲，於是與千乘號令軍中說：『有解甲韜戈者斬。』然後把所帶的三千五百名好漢，埋伏在一個幽靜深暗的地方，防備敵人；個個兵士拿着白桿鈎環槍，屏氣凝神伏在夜神籠罩的大幕之下。只有天上的繁星一閃一閃在眨眼窺

人，短草間的小蟲也不時發出一聲半響的哀吟，奏着微弱而淒涼的曲調。『兄弟們！等着！把敵人殺個痛快。』這是白桿兵的壯語。

馬孔英兵紮鄧坎，想不到敵人會黑夜偷襲，於是大家趁着交戰之前開懷痛飲。那料敵人詭詐多謀，以官兵喘息未定，便在夜間三更時分偷偷摸進營盤，出其不意，一陣廝殺，把諸營兵士衝得潰敗而散。敵人乘着銳氣趁勢追趕，剛剛走到一個幽僻地方，只見眼前火光一明，突然跑出一些如虎似狼的白桿猛士，個個舞動鈎環槍，好像風掃殘雲，雨打梨花，殺得這羣鼠竊狗偷，鬼哭神號，望風逃竄，奔回老巢。正在上天無路時候，忽然前面一聲炮響，火光一閃驀地跑出一位騎馬的女子手執長矛身着繡鎧，腰懸寶刀，帶着一些舞棒的英雄，喊聲連天，殺向這羣回竄的賊寇，真個是魂飛膽裂，入地無門。馬千乘與良玉夫婦兩人就這一場惡鬥，首尾夾擊，不僅救援了其他各營的軍士，而且跟踪躡着敵人的脚步，一直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殺得敵人四散奔逃，佔領了青岡嘴，跳龍關，良玉千乘的白桿兵，從此聲威大震，人人敬佩。

當馬千乘秦良玉夫婦兩人，率領白桿兵丁，打了這個勝仗時候，總兵官劉綎帶着人馬，克復了丁山、銅鼓、嚴村等地方，賊人遣子惟棟，及其黨羽楊珠等五道並出，焚了龍泉，都指揮楊惟忠敗走。李化龍很是氣惱，便將沈尙文逮捕治罪，又將童元鎮劉綎革職，充爲事官；並詳表申奏朝廷，報告這次破賊金筑等七寨的經過事實。這次戰爭就是那年正月二日的事情。

三 桑木關之大戰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李化龍大誓文武，督促諸道出師進擊。高折枝督西陽，宣撫冉御龍在官壩把賊人打敗，與馬孔英先師期一日入真州。用士官鄭葵路麟爲鄉導，另外派遣邊兵千人扼明月關。諸軍勇氣百倍奮勇當前，一連攻破四寨。穿過赤崖，到達清水坪封寧關，攻破了賊營十幾個，一直逼近桑木關。關內投降的居民，每天計有千數。高折枝命設三個大砦，把這些投降的居民安放裏邊，不准殺戮強掠，因此來投降的，日益增多。桑木關爲賊人的要害，峻峯突兀，怪石磷峩。又加上濃密的深林，豐盛的荒草，把個關整個的罩着；外人別想輕意來探關口，就是插翅的鳥兒恐怕也難飛度。因此敵人憑着這山關的天然奇險，修築下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大得地利。馬千乘來到關前一看，心中煞費躊躇，經過一番商討，高折枝便令馬千乘與冉御龍出關左右，周國柱直搗這關的中部，一聲吶喊，直奔桑木關上而來。關上賊兵一看官軍向關進攻，使用標槍藥矢如雨點般兒射將下去。萬弩齊發，厲害無比。仰攻的將士，那還顧得生死，抱着殺身成仁的壯志，踏着死者的血跡，前仆後繼向前攻擊。這時白桿兵在千乘良玉指揮之下用那練熟的鈎環槍，一個鈎着一個，從懸崖絕壁之間，攀着野葛亂藤，偷偷地爬到關的側面，大叫一聲，如潮水般地湧入了桑木關內。把守雄關的賊兵，正在對付關前仰攻的官軍，那料從關的旁邊滲入一些白桿英雄，嚇得魂飛天外，四散奔逃。這樣險要的桑木關，就輕輕從敵人手中取來，不能不說是秦良玉奇謀的成功。桑木

關既然攻下，便集合大軍趁勢窮追，一直到風坎關，又把賊人殺得大敗；連破九柞、黑水諸關以及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周國柱率領一支人馬進攻金子壩，那曉金子壩空無一人，國柱疑有伏兵，火燒空砦一十九座，嚴陣以待。誰料賊人果然突出，遂把賊人打敗。馬孔英乃留王之翰兵，把守白玉臺、兼衛飼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駐紮金子壩。這時陳璘率領一隊人馬駐紮白泥，賊衆迎戰，璘把軍隊分爲兩翼，暗暗渡到賊人的後面，一個包剿，將敵人打敗。趁勢追到龍溪山，賊人無法只好與四牌的賊兵合在一處，傾力抵擋。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都是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常幫助應龍戰鬥的力量頗不薄弱。陳璘看到這種情形，全用武力，恐怕不是根本辦法，因此一面廣爲招撫，一面進兵。正從崎嶇不平的山徑向前走，忽着探子報到，大隊賊兵，埋伏在山前深林豐草裏邊，務必加意小心，免中敵人的詭計。於是令游擊陳策使用火器把林木燃着，山上荒草也都燒起，吐出一片熊熊的火舌。敵人一見，心中害怕。便據着險要的工事，矢石雨下，向着官兵打來。陳璘不覺怒氣冲天，親冒矢石，先行上去。遇見一位小校退後，拔出寶刀將小校斬爲兩段，大喝一聲，帶着把總吳應龍等衝入賊陣，敵人那裏還能擋住，散亂潰逃。同時並將四牌賊兵趕到袁家渡掃數消滅，副將陳寅連克數關，拒賊四牌高關之下，別遣一支奇兵從間道急進，直搗龍水關。他將蔡兆吉也自乾坪到了箐岡，把賊首謝朝俸打敗，並將他的妻子俘獲。這時吳廣率領一隊兵馬屯紮二郎壩，大行招徠，賊的驍將郭通緒前來迎戰，沒能夠取得勝利。陶洪、安村羅村三砦，均先後投降。其他部分來降的也有數萬。吳廣把年富力強的俘擄選出，仍舊叫他從軍。郭通緒敗退之

後扼守穿崖圍，吳廣又親督土漢兵馬把他擊破，這次慘酷的惡戰，纔算告了一個段落。

四 南川路白桿兵之再建殊勛

楊應龍在播州聞聽金筑七寨與桑木關都被官軍攻破，心中很是害怕，遂派他的弟弟楊世龍及楊珠，帶領精銳賊兵，劫了王之翰的營盤。之翰敗走，把餉卒殺個大半。平茶的守軍得到這個消息；星夜趕來救援，賊兵才退。馬孔英聞聽，十分惱怒，親自率着南川路的精銳兵馬，前來抵擋。楊世龍那是他的對手。接仗之後紛紛退卻，這時裨將劉勝匹馬當先，奮勇進擊，把賊兵殺得四散奔逃。南川路兵馬，乘勢進入朗山口，又從朗山追到蒙子橋。這橋的左右前後盡是一些濃密的林木，深菁翳翳，找不出人蹤馬跡，地勢萬分兇險。賊兵就在這兒到處設埋伏，要想攻破這橋，倒是十分困難。好在南川路的將士，迭建奇勳，又加上白桿兵的驍勇多謀，在秦良玉馬千乘指揮之下，對於叢林戰，山岳戰都受了優良的訓練和實地的經驗，使用種種智謀，把這一般匪徒剿平，全部佔領了蒙子橋。賊人聽說白桿兵到來，不啻金兵望見岳家軍，那敢不顧性命。白桿兵的威風，從此越發昂揚而無敵。

賊兵戰敗之後，連忙計劃，與其硬拚硬打倒不如換一套軟的法子，再看定向。於是派了一些黨羽，前來詐降，好作內應。高折枝明白敵人詭計多端，知道投降不是誠意，掃數把降兵捉着，個個斬首；另外埋伏下一支兵馬，單候敵人暗襲。楊珠不知底蘊，認爲這次計劃，滿可成功，便乘黑夜

帶領賊兵前來劫營。正在節節前進的當兒，不料伏兵四起，把賊兵團團困住，殺得個屍橫遍野。賊兵一見中計，突圍逃回，官兵趁機追到高坪，廣分四哨，進攻崖門。另外派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緒等帶領夷兵二千，扼守桑木壩諸要害，防衛餉道。諸將官奮勇當先，連破數圍，紫營母豬塘。賊令郭通緒，盡發關外之兵，前來抵禦。折枝在磨槍壩外南岡下面，埋伏礮手五百名，另遣裨將趙應科挑戰。磨槍壩形勢奇險，兩座高山之間，夾着一條通道，非常狹隘，可說『一夫當關，萬夫莫禦。』郭通緒橫槊前來，直衝應科，應科假裝敗勢，勒馬而回，通緒不知是計，只顧追趕，到了壩外，忽聽一聲礮響，伏兵四起，通緒心裏着慌，連忙勒馬回轉，那料馬的身上。突然中了礮彈，把通緒掀落地面，趕快爬起，再行飛身躍上他馬，正想逃命，伏兵前來圍住，把通緒亂槍刺死。賊衆一見大勢不好，四散奔逃，官兵趁機窮追，一直到了崖門，贖下的匪徒全數投降。這場惡戰，把賊兵殺傷大半，秦馬夫婦又立了不少的功勞。

五 秦良玉揚威養馬城

自磨槍壩被官軍攻破，賊兵死傷大半，應龍聞諸路兵馬仍舊繼續向前推進，心中萬分害怕，頓足痛悔說：『不用孫時泰的計策，而今只有坐以待斃。』於是招集部下會議商量對策。孫時泰說：『官軍聲勢浩大，不易抵擋；而且白桿兵悍勇無敵，秦良玉勇冠三軍，若不用計襲取，恐難制勝。諸位將官有何良策，不妨說出，以挽救這個垂危的局面。』有的說道，不如分兵堅守，等待機會，

反攻。時泰說：『兵分則力量薄弱，最好趁這官軍尚未集中的時候，選擇最弱的一點，先行攻破，其餘的兵馬自然退走。』羣寇大爲贊同。恰逢這時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一路發動，應龍聞聽暗暗歡喜，說：『童元鎮師出烏江，這便好辦了，最好聽他自由渡江，然後再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知道賊人詭詐多端，不願輕意單獨進軍，以爲最好等候諸路的兵馬到齊，一塊進攻。童元鎮立功心切，那裏肯聽。於是號令永順兵先奪烏江，賊衆故意沿江叫罵，以圖誘過江來，再行包圍。元鎮不知是計，督令大軍渡烏江，復奪老君關，參將謝崇爵，督率泗城及水西的兵馬，進拔河渡關。到了三月十五日，賊以步騎數千，向水西軍衝來，水西軍驅象出戰，賊衆驀然間看見來一隊龐然大獸，一時驚慌，手忙腳亂，自相踏傷的很多，沒過多時駕象的人士陣亡，大象失了指揮的主人，回頭便跑。擲火器的兵士，又誤擊自己的兵馬，一時官軍營陣大亂。泗城兵見勢不佳；先行退回，崇爵無法，也隨軍退下，爭渡浮橋。因爲人馬過多，浮橋中斷，溺死在水中的，約有好幾千人，可憐一矢未發，大半軍士都作了水上冤魂，多麼令人可惜！這天陳璘也帶着一支兵馬渡江，聽說謝朝俸與張佑石打了勝仗，朝俸在七牌野豬山紮上營寨，遂卽乘夜出發，到達苦練坪，分兵夾擊賊寇，把敵人打退後，進入苦菜關。河渡旣敗，離烏江相去六十里，元鎮還不曉得。到了明天，派參將楊顯帶領，永順兵三百名，外出巡哨，在路上遇着賊衆數萬，都一律穿着水西裝，永順兵以爲是自己的人馬，毫不疑惑。那料賊人是化裝而來，把這三百兵捉着殺掉，剝下衣服，換在他們的身上，假裝水西兵，直趨烏江；烏江軍也不見疑，結果被賊殺得大敗。官軍紛紛爭先渡江，那料浮橋已被賊

人斬斷，兵士溺死的又不少。楊顯與他的兩個兒子，也同時犧牲，三萬人馬，能夠保全的不到十分之一；將校之中，只賸下崇爵等三個人，浮屍纍纍，江水爲之不流。貴陽的人民聽說這個慘敗的消息，男女老幼一律逃到城中躲避；遠近震動。自官軍出師以來，這是慘遭第一個嚴重的打擊。

烏江失敗，惹起諸路軍馬十分懼怕，約有十天光景，大家一律按兵不動，陳璘心裏更慌，請求退兵。這個嚴重的局面，好教李化龍萬分焦急。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退兵一層，化龍那能贊同。於是用尙方劍先把謝崇爵斬首；大調兵馬，加緊攻擊。並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更上奏朝廷，起用劉綎協助進剿。劉綎原是征東的大將，這次受命之後，益發奮勇，率領大隊人馬通過夜郎舊城，攻克滴淚三坡，以及瓦窰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

婁山關位於大樓山（亦名婁山）上，山在貴州遵義縣北九十里，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叢箐中，徑纒數尺，爲自蜀入黔的隘道，歷嶺九盤，才到山頂，婁山關，就在頂上。賊在這兒憑險設下木關一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劉綎見婁山關不易攻打，於是分奇兵爲左右兩路，從間道攀藤而上，直趨關後。他自己親督大軍仰攻，經過一場惡戰，才把婁山關奪下。而且追賊到了永安莊，兩路軍也在這兒相會。劉綎慮賊衝突，聯合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成了一個犄角之勢。

蒙子橋一役秦良玉立下奇功，南川路人馬乘勢又向養馬城進發。馬孔英連戰皆勝，心中十分歡喜，而對於白桿兵的悍勇，更爲佩服。這次進攻養馬城，當然又是千乘良玉的責任。孔英吩咐已

畢，秦馬夫婦倆人帶領人馬，就直到城下挑戰。養馬城的賊將看見馬千乘罵陣，心裏好不惱怒，便大開城門，率領賊兵前來接仗。千乘驍勇多謀，慣於戰陣，賊將怎能是他的對手，尙未到一個回合就把賊將用槍挑死。秦良玉帶着白桿兵大叫一聲，殺進城去，好一座養馬城，就在一眨眼的時光，被良玉輕輕取來，乘勢直抵海龍第二關下。這時賊寇的守兵更多，馬孔英帶着南川路軍已經深入，而諸道的兵還有沒能趕來的，一直過了好幾天，劉綎的隊伍才前進克復了後水囤，紮營在冠子山，於是與南川路軍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進逼海龍囤。這次戰役，關於養馬城的攻克，又誰個不贊佩秦良玉的英勇呢。

六 平定播州

海龍囤既被官軍緊緊地逼來，賊衆上囤死守，吳廣攻崖門，因路徑非常窄狹，止容一騎，賊衆萬餘，出關拒戰。曹希彬懸賞千金，人馬攀崖競進，追到第四關，只聽關上男子婦女一片哭聲，賊衆自動殺了他們的首魁羅進恩，帥領萬餘人前來投降。第一關，還在那兒抵抗，沒能攻下。吳廣乘夜極進，把這山關奪來，關內的民衆爭獻牛肉美酒，真個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了。當這山關沒有攻陷之前，劉綎和馬孔英帶領的南川路人馬已經從這關的側面攻入；所以吳廣這次奪關，比較容易。大家將帥在這關上會面，十分高興。稍作喘息。便聯合曹希彬的軍隊又向前進發，接二連三，在紅碗、水土崖、分水關打了幾仗，安營水牛塘。賊人探知吳廣的兵力薄弱，特遣人詐降，好在暗中襲

取。吳廣測知是敵人的詐術，堅壁以待。果然賊擁衆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拚命死戰，一連三天，等候援兵到來，賊退走，這時吳廣才得進逼海龍囤。

楊應龍一看情勢危險，特令一些婦女要求投降，站在囤上哭聲震天。不久又報道應龍已經服藥自殺。吳廣知道是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把賊樵汲之路，先行斷絕。這時陳璘的人馬，已進駐楠木橋，並佔領湄潭。賊衆無奈，完全聚在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囤，這四個地方都是萬分險絕。而青蛇囤更是險要，囤的四面懸崖絕壁，叢莽深密，露出一片青蒼顏色，不啻一條青綠的毒蛇，懸在半空，吐舌吞人，甚是險要。陳璘一見這個兇險的形勢，怎好輕意進攻，馬上招開軍事會議，商量進攻的計劃；大家認爲同日進攻兵力不敷分配，止攻一囤，那三囤必定出兵相助，結果決定先攻長坎等三囤，免得賊衆首尾互應。適巧陳良玘的人馬亦到，令他埋伏囤後，別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逃逸，陳璘命令一下，人人奮勇當先，硬拚了三天三夜，把這三囤攻下。因爲青蛇囤四面陡絕陳璘派兵先行圍了三面，又用大批銀錢購買敢死之士，繞出瑪瑙後，攀着葛藤，到達山背，一聲礮響，賊才知道官兵到來，驚惶失措，紛紛逃竄。諸路大軍跟踪進攻，把賊人住居的茅屋點火燒着，一片火光，照得滿山通紅，賊衆連忙退入囤內，滾木亂石，一齊打下來，衆將士不顧生命，冒死前進，毀壞了二重大柵，前後痛剿，賊兵大敗。事後檢點，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全數消滅。於是更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直抵海龍囤，佔領隴澄。不久安疆臣亦帥所部，奪取了落濛關到大水田，燒了桃溪莊，八路大軍把海龍囤圍得個水洩不通，所有將士，個個摩拳擦掌，

爭着活捉楊賊。

這時李化龍新遭父喪，朝廷詔以墨經視師。化龍看到前圍天險，不能越過，下令馬孔英帥領精兵，從圍後攻打，白桿兵個個歡天喜地，用鈎環槍抓住亂石藤葛，沿坡而上，馬千乘帥領當先，秦良玉壓着陣角，三千五百人馬，個個抱着成仁的決心，好不利害。可是敵人的防備太周密了，任你怎樣的攻打，都無效果。陳璘看出敵人的飛矢毒辣，於是製造鐵牌百多，放在離圍丈遠的地方，賊的強弩因此失了作用。又因賊衆每天夜裏出來劫掠東西，又造下籬板裝在柵前，凡是出外的賊兵，脚上都刺傷，賊衆害怕，不敢再出，這樣一連相持四十多天，總是攻打不下。適巧天不做美，淫雨連綿，攻圍的將士，就在淒風苦雨當中忍着饑寒，馳驅在泥淖裏邊，堅苦作戰，情勢十分緊張。到了六月乙亥這天，忽然放晴，可愛的陽光照得如沐的山林，格外鮮得美麗，三軍士氣爲之一壯。劉綎一看時不可失，便加緊攻打土月二城，部卒龔萬祿驍勇絕倫，隻身先登，一陣廝殺，遂把二城克復。賊會見大勢已去，把金錢散了招募敢死之士，再作最後的掙扎，無奈人心已離，誰還聽他這套把戲。到了丁丑這天，秦良玉見攻圍不開，十分急躁，於是下令白桿兵不顧一切，拚命搶圍。一輪紅日，緩緩地從西山落下，夜之神已展開了翅膀。到了四更時分，恰巧又降下一天濃霧，把整個山嶺抱在慘澹陰沈黝黑的懷中。良玉一見機會已到指揮着白桿士卒從圍後銜枚極上，賊衆正在鼾睡，想不到，官兵會進入圍內。千乘奮勇當前，先把守關的士卒殺掉，將白旗豎在關上，一聲大礮，如霹靂般響震天地，賊衆從睡夢之中，連滾帶爬，嚇得魂不附體，四下亂逃。吳廣的兵也

趁勢登上了山崗，進入圍中，殺得賊兵走頭無路，入地無門。這時楊應龍正提着大刀巡視堡壘，忽然看見四面火光，曉得不妙，倉皇失色對他妻子說：『你們各人打算各人的辦法罷，我不能再照顧你們了。』說罷，便同他兩位如花似玉的愛妾，自縊室內，且命令他的士卒，把屋燒掉。吳廣進得圍來，把他的兒子楊朝棟捉着，趕快尋找應龍的屍體，在烈燄中拖出，可惜吳廣身中毒矢，不能言語，死而復甦，這場惡戰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自此播州平定，總計自出師以來到現在已經過一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多，生擒自朝棟以下百多人，李化龍將平定播州的詳細經過，上詳朝廷，結果把楊朝棟寸磔於市，又剉了楊應龍的死屍〔二〕，到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春正月，以播州平，詔天下，免掉四川、貴州、湖廣、雲南所加派的田租逋稅，而且除了官民誣誤之罪。這次參加播州戰役的將帥南川路秦良玉功居第一，惟李化龍一律上奏當朝，請賜功賞，獨對秦良玉馬千乘兩人的戰功，匿不上報；良玉也不言功勞，帥領白桿兵士，仍舊回到石碛，聽候調遣，這種有功不居，純粹以救國救民的精神，帥師征戰，真是古今史書上很少見到的啊！（參見明紀神宗紀四）

註：〔一〕見明紀神宗紀四 〔二〕明史卷三百十二：『四川土司播州宣慰司條，萬曆元年，楊應龍襲宣慰

司職，三十年會倭大入朝鮮，徵天下兵，楊應龍願將五千兵征倭，繼抗不出兵，而明廷征撫未定，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以大軍集重慶，分八路進攻，每路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六月四日，克土城，楊應龍自縊死。』

第五章 秦良玉承襲土司

播州亂事平定以後，秦馬夫婦帶領着白桿兵仍舊轉回故里，以度那田園間的生活。農暇無事，照常操演兵馬，訓練壯丁，專候徵調，再圖報効國家，倒也清閑快活。不幸這時神宗越發荒淫，因為開礦增稅兩事，弄得生靈塗炭，鷄犬不寧。結果，在四川方面，這個喪身的大禍，就落在馬千乘的身上，真可說天外飛來之災了。

原來神宗初年，因對寧夏朝鮮兩地用兵，國用大匱。又加乾清，坤寧兩宮之災，營建乏資，於是採用開礦之策，以助大工。其初限於畿內，命中官主持辦理，到了後來，無省不開，中使四出：如真定的王虎，昌黎的田進，昌平的王忠，遼東的高淮，山東的陳增，河南的魯坤，山西的張忠，陝西的趙欽，湖廣的陳奉，江西的潘相，浙江的曹金（後代以劉忠）廣東的李敬，雲南的楊榮，四川方面有稅使邱乘雲兼辦礦物（見明紀神宗紀六），因為這些中使不熟悉礦脈，往往一無所得，全憑勒索人民補償。奸人因此每借開礦為名，勾結宦官，橫索民財，官吏持正的，便彈劾他阻撓；資產稍富足的，便誣以盜礦；良田美宅，便指其下有鑛脈，發兵圍捕，辱及婦女，一時民間大受騷擾，誠所謂：『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一〕這種擾民

的敝政，大是明朝亡國的一個因素。

邱乘雲到了四川之後，拿着探礦權稅的幌子，對着地方上的人民橫索誅求，無微不至。聽說馬千乘在石碛是個富戶，因爲借着探礦的名目，向他勒索不遂，便上奏朝廷告他私開煤礦，勾通商民，偷漏國稅，於是將他拿下雲陽的監牢。

邱乘雲曉得馬千乘當年從征播州，白桿兵名聞天下，現在既經把他拿送監牢，如不設法除掉，將來對他恐有不利，因此對千乘就露了殺人的念頭。一天夜間，邱乘雲暗中派了一名家丁，偷偷地踱到監獄裏邊，趁着千乘正在睡覺的當兒，突然間用紙壓在他的臉上，活活地將千乘悶死（見芝龕記第二十一獄渡）。這時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八月初七，千乘四十一歲，正是年富力強，有作爲的時候，不幸如此冤死獄中（二二）令人萬分惋惜。

千乘死後，良玉悲痛萬分，連忙取了他的屍身，葬在境北的青草堂（卽岩口場）（三三）。千乘的兒子祥麟方一十四歲年齡尙幼，不能主持事務，仍由麟的母親秦良玉承襲了土司之職。良玉從此卸下裙釵換了冠帶，儼然一位鬚眉大將，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之婦張鳳英，以及她的左右侍婢，都一律男裝雄服，奉侍良玉左右，繡鎧弓刀，鮮明奪目，時人稱之曰繡鎧軍。

註：（一）明紀神宗紀六：呂坤疏陳天下安危（二）明史卷二百七十，「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與芝龕記馬千乘之死，頗有出入。（三）見秦太保夫人傳

第六章 援遼之役

一 努爾哈赤之入侵

建州女真自統括於努爾哈赤，發達遂著，攻略四方。在萬曆四十四年前後，除自開原附近以南遼河內邊，由連山關附近通鳳凰城一帶之外，凡廣漠之南北滿州沃野，已經盡歸他的掌握之中。就是朝鮮的北部，也遭受了建州的侵迫，而無力反抗其領內的女真人，至得命其送還於建州；惴惴自危，惟恐怕不幸的禍患落到他自己身上。到了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正月，努爾哈赤自登可汗之位，國號後金，建元天命這就是清太祖。

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即天命三年春正月，太祖以步騎二萬進取撫順，分兵兩路；一路直向東州及撫順城南方之馬根丹，其中軍則下渾河而直衝撫順；游擊李永芳敗降，千總王命印戰死，巡撫李維翰，催總兵官張承廕赴援。承廕趕速帥領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以游擊梁汝貴等諸營並發。到了庚戌這天，到達撫順，承廕憑據山嶺之險，分軍爲三，立營浚濠，布列火器，剛剛交鋒，清兵乘來兵立脚未穩，就下令總攻，明師大潰。承廕世芳兩人同時陣亡。廷相汝貴已突圍外出，一見失了主將，亦陷陣而死。這次戰爭將士犧牲萬人，能夠生還的十無一二。撫安，三岔兒

白家衝三堡，亦相繼失守。清兵由鴉鶻關進圍清河堡，副將鄒儲賢固守，丙午城破，儲賢帥領親丁鏖戰城南，與參將張旆俱戰死，部將二十人，以及兵民萬餘，都無一生存。神宗詔賜楊鎬尙方劍，把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斬首軍中，徵調四方大軍進攻。（參見明紀神宗紀六）

萬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以總兵官馬林由開原出三岔口，僉事潘宗顏監其軍。游擊竇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攻北；總兵官杜松以六萬兵出撫順。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攻西；總兵官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劉綎以四萬兵出寬甸，副使康應乾監其軍。游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由涼馬佃擣後，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太祖此時出兵八旗（一旗兵七千五百人）約有六萬之數，兩國興亡存滅，在此一舉。

是年二月十九日杜松兵出撫順關，三月朔日，結大營於薩爾滸山之岡上。杜松膽氣豪放，平生以身多刀瘢自誇於人，他那把弩爾哈赤放在眼裏。結營在薩爾滸山的這天，曉得金兵在對岸約五里東北界凡山築城扼西來之兵，倉卒不遑，裸身大呼，前渡渾河。這時杜松全軍三萬，約以一萬渡河，直攻敵人的界凡山。其餘二萬人馬，留在薩爾滸大營，命他們擔任輸送輜重火器等等的東西。不巧渡河這天，適逢大雨，氣候非常寒冷，士卒渾身戰慄，不及結營。而且從撫順關到薩爾滸山，約七八十里的路程，以爲一天的行程，也未免過遠。杜松任勇輕渡渾河，實爲兵家所忌；又兩分其兵力而進，更屬錯誤。太祖曉得這個虛實，動員六旗四萬五千之兵，直掩擊薩爾滸山之二萬明軍。沒

過多時，便把明軍殺得死亡枕藉。吉材崖兵也直下擊杜松之兵，兩旗兵前後來擊，松兵大敗。戰爭結果，杜松趙夢麟王宣三人同時陣亡，等追松兵到了碩欽山，天色已近黃昏了。

這天夜間，總兵馬林已紮營在尙間崖，此處距離薩爾滸山，也不過三四十里的路程。第二天早上太祖又把馬林的兵馬攻破。楊鎬曉得這戰敗的情形，連忙檄止李如柏和劉綎兩軍，如柏剛到虎欄路，大驚奔還，自相踐踏，死傷很多。而綎軍已涉險深入三百餘里。這時金兵揚着杜松的旗幟，披着松軍的衣甲，把綎瞞過。庚寅這天，綎帶着將士登阿布達里岡，將要布陣，清兵也登在這岡的最高處，向下馳來，奮勇直衝。另外派遣一軍趨向綎軍西面，兩下夾攻，把綎軍殺得大敗，劉綎不幸也就戰死於此。

這個戰敗的消息傳出之後，京師軍民大爲震驚。到了這年十一月朝廷急調永順、保靖、石砮、西陽各土司的兵，前赴遼陽救援，秦良玉又得出馬北征，揚威雄關了。（參見魏源聖武記一卷，但燾譯清朝全史一卷，金兆梓高中本國史下冊。）

二 秦邦屏戰死渾河

秦邦屏是秦良玉的長兄，幼年時候同他的弟妹練得一身絕好武藝，並且深嫻韜略。這次薩爾滸山戰爭，明師潰敗，京都震撼，朝廷爲挽救頹勢，不得不飛檄徵調西方援軍；因此石砮土司秦良玉也是被徵調兵馬中的一個單位。馬千乘殞死雲陽，良玉感念百端，不免傷懷，奉命之後，便派了她

兒子祥麟到鳴玉溪去謁見秦載陽老先生，商量出兵的計劃。結果秦載陽以國家遭受了空前嚴重的大難，正是男兒爲國家出力報効的時候，決意派遣民屏邦屏兄弟兩人帶着久經訓練的士卒，先行北上援遼，良玉隨後出發。朝廷以良玉深明大義，於是賜給她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

天啓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弩爾哈赤以重兵圍瀋陽，瀋陽總兵官賀世賢與尤世功，環着瀋陽城樹下大柵，並設下堅強的工事。賀世賢勇而嗜酒，看見數十匹偵騎，他便帶領親丁千人，躡踪窮追，那知金兵是計，佯作敗走的樣子，把世賢的兵誘到了一個相當的地點，忽然間一些精銳的騎兵從四方包圍下來；世賢一見中了敵人的計策，且戰且走，等跑到城西門，他身上已中了一十四矢；投降他的人，一見世賢敗退回城，連忙把城外的吊橋砍斷，一時城中秩序大亂；他手下的將士勸世賢說：『總兵快走遼陽。』世賢答道：『我爲大將，城破不能保，有何面目去見袁公。』（按卽袁應泰）說罷，揮動鐵鞭，馳突圍中，在他擊殺了幾個敵人之後，不幸中矢墜馬而死。世功見情勢危急，連忙引兵援救世賢，也不幸陣亡，瀋陽城便被清軍攻破。

秦邦屏和民屏隨着總兵童仲揆陳策二人帶着兵馬，趕緊前來救援。當軍隊到達渾河時，秦邦屏心急如焚，便首先渡河，紮營橋北。陳策童仲揆帶着浙江兵三千名，紮營橋南，邦屏結陣尙未完全，清兵突然來攻，秦氏指揮着兵馬向撲來的敵人殺去，喊聲震天，殺來殺去，你搶我奪，一連三次，十分兇猛。結果秦邦屏以寡不敵衆，孤軍無援，就在這渾河水邊爲國殉職。這種壯志，真可說感天地而泣鬼神。當邦屏戰敗陣亡時候，他的弟弟民屏也不幸負傷，突圍而出，仍舊裹着創傷，轉

戰遼瀋，殺敵無算，可稱難兄難弟了。

邦屏戰死後，其餘諸將，走入浙兵營。營中所用多是火器，殺傷很多，等火藥用完之後，便又短兵相接，明軍大敗，陳策先戰死。清兵萬矢齊發，都司袁見龍鄧起龍，酉陽土司冉見龍等並死。不久遼陽亦陷落。史稱：『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砮酉陽二土司功。』秦氏兄弟當之真無愧色。

三 秦良玉鎮守榆關

榆關就是現在的山海關，地居長城的要隘，爲北門的鎖鑰。清軍攻陷遼瀋，進窺中原，這關是必經之路。可見它的地位重要了。秦邦屏戰死以後，秦良玉痛悼萬狀。又以國難嚴重，出兵救援義不容辭。於是她一方面連忙派人到了京都趕製寒衣一千五百件，分給殘卒，免受寒冷。隨後就自統精兵三千人兼程赴遼，兵馬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卽予封誥，她的兒子馬祥麟授給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卹，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讒妬口。貝錦高張，忠誠孰表。』帝優詔報之。等良玉帥兵到達榆關冉躍龍也捐金兩千，運軍器到關，以資接濟。良玉以大戰之後，關內關外的饑民很多，於是廣爲賑濟，免爲餓殍，而且設法暗派人士度過榆關，潛到戰場檢拾屍骨，招魂塞外，所謂：『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忠義萬分可嘉。

良玉率子祥麟鎮守榆關已非一日，清兵自佔領瀋陽之後，逐漸西侵。一天暗中派遣悍卒，攜帶弓矢，偷度榆關。那料秦良玉把守雄關，如銅牆鐵壁一般，敵人在無法攀登的當兒，便齊集弓矢對

準關上亂射。祥麟不幸，他的眼睛爲敵人的流矢射中，遂忍痛將流矢拔出，惱怒之下，拉開鐵弓對着敵人連發三矢，殺死了三個敵人，清軍一看情勢不好，便整頓殘兵，遁歸老營，再也不敢前來窺探。這樣衝要而險巖的雄關，在秦宣撫司，艱苦支撐之下，得以保全不失，良玉的功勞，可稱偉大無比。於是朝廷贈邦屏都督僉事，與陳策等合祀愍忠祠。進其弟守備民屏爲都司僉書，再徵其兵二千，秦良玉與她的弟弟民屏便馳還故鄉。（參見曹經沅秦良玉）

第七章 平定奢崇明之經過

一 奢崇明之叛變

秦良玉奉命回家練兵，同她的弟弟民屏到石碛剛剛一天，而永寧的宣撫使奢崇明背叛國家，反於重慶，良玉又不得不出師進剿，以掃除國家腹心之患。

奢崇明的上世本爲僕隸種，他的爲人，外表對人恭敬，而內心異常陰鷲，對於明室，久蓄異志。他的兒子奢寅更驍桀好亂，不守本分。適巧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奉詔徵川兵援遼，崇明自告奮勇，請以步兵二萬前往。這樣官家那有不答應他的道理，崇明遂派遣他的女婿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到了重慶，久駐不發。四川巡撫徐可求方駐重慶，見他屯兵重慶，總是遲遲不行，很不放心。因此一方面催促他連忙動身，一方面又把他所帶的兵士裁汰一些老弱。樊龍等遂以增行糧爲名，到了九月乙卯，遂舉兵造反，把可求以及參政孫好古，副使路日升李繼周，總兵官黃守魁等，捉住殺掉。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抗節不屈而死。高選父汝元，母劉氏，妾徐氏，及一子一女，都自殺，用僕冒死求主屍亦被害。時明時舉，李達負傷逃遁，賊人遂卽佔據重慶。播州遺孽，以及諸亡命奸人，讜起響應。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又分兵陷合江，納溪，瀘州，丁卯陷興文，知縣張

振德一家十二人皆死，已而又陷長寧，主簿徐大禮一家數人皆死。崇明僭號大梁王，設丞相五府等官，帶領着他的部屬，以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進窺成都。

這時四川的左布政使朱燮元，剛要入覲，聽說奢崇明造反，四川王至澍請求燮元不必北上，趕速治軍防備。不過成都的兵祇有二千人，餉又不夠，因此燮元檄調石碛羅網龍安以及松茂諸道兵馬前來入援。此外並征斂成都周圍二百里內糧食屯聚城中，以備軍民食用。崇明聲勢浩大，連陷新都內江，並佔據裨木龍泉等幾個險要的關口。燮元一見情形緊張，便偕着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人，分陣把守，賊人奸狡萬端，障革裹竹牌，鈎梯附城。而且壘土成山，山上架着蓬葦，伏弩向城裏發射。燮元使用火器燒着敵人掩蔽的草木，把賊打敗；又派人把都江堰決開，放水注在濠裏，賊人連忙搭製浮橋，水勢汹涌，那能一時可以做好，因此，城裏的官民得稍喘息。賊人次攻城，燮元親身督戰，發現了不少的奸細，因又搜出與賊相通的二百多人，盡皆斬首以絕內應。賊見進攻困難，便在城外四圍立下望樓，與城一樣的高低，憑樓下瞰可以發弩下射。燮元派些敢死之士，突出城外，捉着賊帥三人，立時斬決，又放火將樓燒燬，這場圍城大戰，算稱十分猛烈。不久朝廷知道重慶有變，遂擢升燮元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之官。下令清剿叛賊奢崇明。（參見明紀熹宗紀一）

二 解圍成都

奢崇明圍困成都，聽說朱燮元飛檄石砮，徵調秦良玉的兵馬西上救援，他因爲深曉白桿兵的利害，心中萬分害怕，便連忙打發樊定邦，拿着金銀財寶前來運動。良玉一見大怒，罵道：『賊奴敢污我耶！』立時把樊定邦斬首，來書燒掉，並把金錢犒賞三軍，派她的弟弟民屏，與他的姪兒翼明拱明帶兵四千，倍道兼行，潛渡重慶，奄至南坪關，扼着賊人的歸路。伏兵襲兩河燒了舟船分，兵把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良玉自帶精兵六千，沿江上趨成都，會合了登萊副使楊述程，安綿副使劉芬謙，在牛頭鎮把賊人殺得大敗，收復了新都。這時其他各路的援軍，也接連打了勝仗，賊人心中十分膽怯，也連忙調集各地的賊兵，前來應戰，賊兵也漸次增加了不少。他們見兩軍相持，成都總是攻打不下，好不着急，天天把郊外的荒塚掘開，將枯骨抽出亂擲。一天忽自林中發出大譟的聲音，好幾千人，擁出一個東西，如船一樣，其高丈許，長有五十丈，建樓數重，用牛皮遮在左右，置板如同平地，上有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有好幾百人，拿着機弩毒矢，其旁有兩個雲樓爲翼，用牛曳着，馳向前來，俯瞰城中，清清楚楚。城裏的居民驀然看見這個怪物，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嚇得哭泣不止。朱燮元說你們不必害怕，這是「呂公車」，我自有破它的法子。於是用巨木爲機關，轉索發炮，飛動千鈞之石，向着車上打去；又用大礮對準牛身射擊，牛身覺疼，回頭便跑，這個「呂公車」便成了一個龐然無用的大廢物，因此賊兵敗退。

一天有人向朱燮元密報說，賊將羅乾象想反正，燮元不疑，招他入城，兩人暢飲在戍樓裏邊，並不解脫乾象的佩刀，兩人同臥酣寢。這樣過了一夜，羅乾象內心大受感動，誓以一死報答知遇。

於是復縋城而出，轉回賊營。從此賊營中所有一切舉動，那裏還能瞞過變元呢。沒過多時變元特派遣部將詐降，引誘崇明到了城下，忽然伏兵四起，崇明脫身逃走，幾將被擒。日月如飛，不覺各路的援軍都先後到達，變元料敵快走，於是投下幾百個木牌在錦江裏順流而下，又令各處的官員沈舟斷橋，嚴兵以待。乾象見官軍布置就緒，趁機在賊營裏放了一把大火，賊兵大驚，官軍四面包圍，良玉的白桿兵越發英勇，衝開敵人的陣門，拚命殺砍，賊兵大潰。崇明父子，遁走瀘州，乾象帶着大衆，前來歸順，成都之圍遂解。計自此城被賊圍困到了現在，已經百有二日了。這正是明天啓二年（公元一六二二）正月間的事情。（參見明紀熹宗紀一，明史卷二十二）

三 規復重慶

成都之圍既解，官軍乘勢收復了州縣衛所四十多處。惟重慶爲樊龍佔據。民屏及翼明等雖把賊路斷絕堅強圍困，然而對這巍巍的山城，總是攻打不下，賊兵想趁機逃竄也勢不可能，雙方祇好相持不下。

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路，不僅爲四川一大重鎮，也可算四川東部用兵的一個重要據點。自古以來，爲兵家所必爭。奢崇明造反首先佔據了這個要地，不能不說他別具隻眼，計劃周密。秦良玉自蓉（成都）還軍，一直到達重慶，聽說山城尙未攻下，賊帥還沒就擒，心中十分氣惱，一聲令下，三軍向前，照着重慶城外圍最重要的高地二郎關，首先進攻。能征慣戰的白桿兵，到了山地，

同猛虎鼠在山林，個個精神百倍，氣吞河嶽。秦民屏勇冠三軍，更願發揮他的英武精神大喊一聲，隻身先登上了二郎雄關，趁勢便向佛圖關（今改名復興關）推進。白桿兵如潮水般地湧到關上。同時副使徐如珂帥兵繞出關後，與秦良玉杜文煥會齊兵馬，奮勇殺去，一場惡戰，便將重慶收復。城裏的百姓備受賊軍的蹂躪，一見官兵到來，無不歡天喜地。結果奢崇明奢寅退據永寧，野心不死，又發卒數萬，來援重慶，如珂迎戰，同知越其杰躡到賊的後面，殺了萬多人。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也同時戰死，不久瀘州亦相繼規復。

四 平定永寧

奢崇明退據永寧之後，朱燮元以奢賊不除，終餘大患。便在天啓三年（公元一六二三）夏，邀集諸將佐說：『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盡掣諸軍會於長寧，與秦良玉的兵合在一處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並進攻永寧。不久在土地坎將奢寅打敗，追到老君營，涼繖鋪，把賊的營盤全數燒着。寅被二創逃跑，樊虎也中槍而死。橫山一戰打敗賊人，進入青崗坪，到達城下。五月將城克復，擒住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了遵義。奢崇明及寅並逃入紅崖大囤。良玉帥領官軍窮追不放，又把紅崖攻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衆奔入舊蘭州城。到了這年秋天七月徐如珂奉檄擣蘭州土城，安邦彥派兵十萬來援，結果參將羅乾象把蘭州攻克。奢崇明，奢寅帥領餘衆，跑到水西龍場，客仲壩，旋

竄深箐，總兵官李維新等直搗龍場，活捉住崇明之妻安氏，以及他的弟弟崇輝，奢寅及符國禎被創逃跑。朱燮元以四川已無賊踪，遂不窮追。永寧既收復，拓地千里，並且割了膏腴之地，割歸永寧衛管轄，以其餘地爲四十八屯，分給降賊有功勞的，令他們每年輸賦於官，稱之曰「屯將」，隸於敘州府，蜀中的奢亂遂平。

秦良玉初舉兵，卽以疏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而命其子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玉益感奮，等到這次戰爭攻克紅崖墩（按卽紅崖囤）觀音寺，青山墩（按卽青山崖）蜀賊底定。於是復派她增援貴州。三年六月，良玉曾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覩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惟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衄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死。」帝優詔報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秦良玉的風骨氣節，於此可見一斑了。（參見明史卷二百七十明紀熹宗紀一）

第八章 平定安邦彥之經過

一 安邦彥之叛變

奢賊既敗，窮蹙無歸，結果投奔水西安邦彥。

安堯臣妻奢社輝，是奢崇明的妹妹，堯臣死後，他的兒子位年幼，由社輝攝事。因與奢寅爭地相仇恨，而宣慰同知安邦彥素懷異志，獨專兵柄，陰與崇明聯合圖謀不軌。當遼事緊急時候，朝廷曾徵兵西南，邦彥到了貴州，謁見巡撫李樗，請出兵援遼，樗繁知邦彥爲人，勸他不必前去，邦彥回轉家中，謀反愈急。李樗以兵力單薄，屢次疏請朝廷增兵益餉，朝中方憂事，置之不問。樗見事不可爲，亦被劾求去，朝廷因此命王三善代理巡撫。這時適逢奢崇明反於重慶，駐紮貴陽的兵不及三千，而且倉庫空虛糧餉缺乏。李樗無奈，祇好與巡按御史，史永安借了雲南湖廣的銀子四萬多，招募新兵四千，儲存糧食四萬石，製造戰守所用的器具。到了天啓二年二月，有人傳說成都已經被奢崇明攻陷，邦彥見機會已到，遂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以及其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譁起相應，聲勢浩大，不亞奢賊。

安邦彥親帥大兵，首先攻打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斬殺他好幾百人。安效良來助邦彥，遂將

畢節攻開，明廷敗沒。安邦彥連忙分兵，攻陷安順，平壩，效良也趁勢西進，攻陷霑益（故城在今雲南曲靖縣東北二百十三里，明爲州）；邦彥帶領水西軍（水西卽今黔西縣）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一〕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二〕襲偏橋以斷援軍。宣慰土舍宋萬化糾集苗仲九股陷龍里〔三〕。李樗永安兩人知道情形不好，商議守城。這時藩，臬，守令皆北上入覲，張彥方鎮守銅仁〔四〕，黃運清騎防遵義城中文武官員沒有幾人。於是分兵五路抵禦；劉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將劉岳分禦四門，樗自己獨當北門，永安把守譙樓，團街士兵，防備內變，學官以及諸生也分別監督着民兵看守城牆。賊人知道城裏防備周密，把他們精銳的匪徒一律調集進攻北城，「那知李樗督戰北門，士氣很壯，攻打不下，賊人回頭又轉攻東門，也被劉錫元打敗。天色將入垂暮時分，敵人更加緊輪番進攻徹夜不止，以疲勞官軍的精神。最後賊人又用了很多的詭計奇謀，結果一又被官軍破了。於是賊人大怒，把城外的荒塚全數掘開，把四圍的村砦掃數燒着，先後攻陷了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這時貴陽西數千里完全爲賊佔有。（參見明紀卷五十熹宗紀一）不久安邦彥反，雲南諸土目並起，賊勢滋大，越發不可收拾了。

二 秦民屏之戰死

貴陽久被賊人圍困，李樗與史永安連疏告急，詔以張彥芳爲平蠻總兵官，從王三善討賊。秦良玉派她的弟弟民屏和她的姪兒佐明祚明兩人帥着白桿寨前來參加討賊。這時貴陽城中官家的糧食業

已吃完，一升米賣到二十金，糠覈草木敗革也陸續吃盡，沒法吃死人的肉，最後吃活人的肉，甚至親屬也互相吃。張彥方和黃運清的部卒，殺人肉出賣，每斤賣銀一兩，李樗心中十分着急，把自己的書籍冠服，完全燒掉，對家中人說：「緊急時候，你們自盡。於是將刀繩拿出，分給他們，城卒委頓萬狀，無法支持。到了天啓二年十二月，三善知道貴陽情形緊急於是招集衆將商議說：『失城死法，進援死敵，同樣歸於一死，倒不如死於敵人手裏爲好。』因此分兵三路：副使阿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自己帶領二萬人馬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等人，由中路前進，直當賊鋒。乙丑，舟次新安，到達龍頭營。劉超的前鋒，與賊人相遇，正想退回，立時斬了兩個人陣容才定。賊酋阿成驍勇無比，超帶領着部卒張良俊，直出賊前，斬下阿成的首級，賊衆四散。這時王三善指揮着民屏，把龍里城奪回。安邦彥懷疑三善有兵馬數十萬因此不敢出戰，潛自逃遁。其餘的賊衆退屯龍洞，秦民屏帶着白桿兵奪回七里冲，進兵畢節鋪賊頭安邦俊中礮陣亡，又把安邦彥的弟弟阿倫，活活地捉着。不久楊明楷帶着烏羅兵，乘勝走到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到了。』與城中男女老幼歡呼更生。樗及史永安請三善入兵，三善說：『賊兵不遠我不敢偷安。』於是駐紮南門之外，旋破賊宅溪，賊敗走，渡過陸廣河。過了幾天左右二部兵以及湖廣、廣西、四川大批援軍先後到達，李樗才將兵事辭去，解官而回，三善入城安民。原來城中的居民有十萬戶，圍困三百天，現在活在世上的，也不過十多人，孤城卒定。（參見明紀卷五十熹宗紀一）

王三善以二萬人馬破賊十萬，心中頗露驕氣，對於敵人不像已往那樣重視。這時貴陽之圍雖然解除，而餘孽尚在，怎好聽着滋大。於是舉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河趨大方〔五〕擣安位巢，以楊世賞監其軍。張彥方渡鳴池，擣安邦彥巢以阿天麟監其軍。漢士兵各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到了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連攻破賊人的五個大寨，諸將對於敵人更加輕視。安邦彥先與奢崇明，安效良合兵，引誘官深入，超渡過陸廣。賊人逼向獨山，士官蒙詔先逃，官軍大敗，爭渡陸廣河，諸將姚旺等三十六人陣亡，賊遂乘機攻破鳴池的隊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完全潰散。張彥方無奈，只好退保威清。諸苗看見兵軍失利，又四處譁起。土酋何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以斷定番餉路。令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兩翼，自將趨貴陽，遠近的人民聽說，大爲震驚。三善見勢不佳，連忙派兵分路痛剿，局勢纔得稍稍穩定。

天啓三年（公元一六二三），王三善招集會議，商量進攻安邦彥等的計劃，楊述中與諸將大多不贊同。三善不顧他人反對，於是自將六萬人馬渡過烏江，到了黑石把賊打敗，並把覃宏化斬了，以示逃走之罪。賊在漆山製下木柵堅守，每天賊騎四出，掠取樵採的人，以致軍中乏食，諸將都請退兵，三善聞聽罵道：『你們想退，不如把我的首級割下降賊。』諸人再也不敢進言。三善招募了一些壯士，進逼漆山，他身穿緋衣，頭戴峨冠，坐着轎子，打着傘，親自督陣，對將士說：『假使不能打勝仗，這兒就是葬埋我的地方啊。』旁有一座山嶺，頗峻險；於是指揮左軍，佔據了山頭，賊人見勢不佳，倉皇拔柵登山，將士拚命廝殺，賊衆大敗，邦彥狼狽逃走。三善渡過渭河，前來投

降的陸續不斷。軍隊到了大方之後，住在安位的宅中，位偕着他母親奢社輝逃向火灼堡，邦彥竄向織金〔六〕。安位派人謁見述中請降，述中令他把奢崇明父子捉來自贖。三善更責他縛獻邦彥，往返之間，賊人得以用計爲備。

到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因王三善屯駐大方日子太久了，士卒的食糧已經罄盡，楊述中又不出兵援救，不得已商定退兵，把大方的廬舍完全燒淨後，大軍向東撤退。賊人探出真情，跟蹤追擊。先是王三善屯駐大方時，以賊亂方平，商議劃這一帶地方改爲郡縣，諸苗人以及各土司心中皆非常害怕，大家傾心服從安邦彥。賊人又派遣腹心陳其愚詐降，三善不疑，常常與他商量軍事，從此軍中的虛實動靜，賊人全皆曉得。御史徐卿伯曾上疏說：「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蠢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饟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果然不出徐伯卿的所料，致遭這次的坐困。撤兵東走，賊人拚命追殺，副總兵秦民屏看到這種情形，帶着兵馬奮勇抵抗，那知賊人早有計劃，把路截斷，如潮水般的湧將上來，民屏提起精神，左右攔截，賊人越多，把個秦副總兵四面困住，戰到後來，結果與中軍參將王建中同時陣亡，他的兩位公子佐明，祚明好容易殺出重圍，然而他們倆人身上也都負有重傷了。官軍且戰且退，走到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知民屏被困，策馬來救，這時士卒大多潰散。陳其愚，故意放開馬轡，直衝三善，墜馬落地，三善心知有變，連忙把印綬解下，交付家人，拔刀自刎，沒有殺死，衆賊擁他行走，三善罵不絕口，

遂被賊衆殺死。當時同他一塊遇害的有同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四十多位，真是悽慘萬狀了。秦氏兄弟兩人，先後爲國殉職，這樣忠烈之氣，實足令人敬佩。

三 秦良玉之底定川黔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賊勢復熾，秦良玉此時以仇不共戴，義難苟安，復帥師入黔，與新任貴州巡撫蔡復一合兵，先謀討破烏粟螺螳長田及十五砦叛苗，斬獲很重。安效良野心不死，又約安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派許成名往援，賊纔逃遁。長田苗天保阿秧，受安邦彥僞都督爲諸苗首領，監軍按察使來斯行把阿秧誘獲斬首。阿秧的弟阿買，與天保乞邦彥復仇，復一以兵事屬貴陽同知周鴻圖及魯欽等人，三道進兵。秦良玉帥師奮勇當前，大戰米墩山把天保阿買活活捉住，先後殺掉賊首五十四人，賊人死傷二千三百五十人並且破焚一百七十四寨。這時正當盛夏，將士冒着暑雨，衝着嵐煙瘴氣，不顧生死，把劇盜盡除，真是難能可貴啊！

朱燮元以守城有功，天啓二年十一月，朝廷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張我續共辦奢安二賊（見明紀第五十卷熹宗紀一）。這時貴陽因寇亂日久，里井蕭條，民不及五百家，山谷全是苗仲，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待朱燮元到了此地，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並檄調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自己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

復赤水衛。安邦彥聞聽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與奢崇明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七〕，變元授計成名陽退至永寧，賊人追趕很快，變元料敵已經深入，遂令各路兵馬四面圍擊進攻賊巢。羅乾象復以騎兵擾出敵人的背後，迅速進擊，賊黨驚潰。邦彥恃勇，想先攻破永寧軍，還拒諸將。八月，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與秦良玉軍遇賊十五萬於五峯山桃紅壩，白桿兵奮勇當前，一場惡戰，把賊人殺得大敗，這時成名聽着山上有呼譟聲音也帥師而出，賊奔紅土川，鵝項嶺。這地方路徑特別窄狹，人馬不能容身，良柱軍至，賊衆大潰，死者好幾萬人。崇禎三年（公元一六三〇）都督莫德等人均被捉住斬首，水西賊平。這次戰爭稱爲「西南奇捷」。到了崇禎三年（公元一六三〇）安位帥四十八日出降，自此川黔底定。事後秦良玉爲她的弟弟民屏戰死，兩姪重傷，上表請卹，賜都督同知，立祠，賜祭，官二子，而此時翼明，拱明也進官至副總兵。（參見明史朱燮元傳，王三善傳，明紀莊烈帝紀一）

註：〔一〕在貴州修文縣境，其上源出普定縣東。曰滴澄河，下流經修文縣，入於烏江。

〔二〕縣名，

明置，清屬貴州平越州，以甕安江名。

〔三〕縣名、元置龍里等寨長官。明置衛、清改縣，屬貴州貴陽

府。〔四〕縣名、明置銅仁長官司、後改府、屬貴州、清因之，民國改縣。

〔五〕地名，崇禎九年土

目阿烏謎貴等納建大方城，即今貴州大定縣。

〔六〕縣名、民國以貴州平遠縣改置。

〔七〕縣名，清

置廳，屬貴州遵義府，民國改縣。

第九章 秦良玉之北上勤王

一 收復永灤

努爾哈赤渾河一戰，打敗了明遼東經略楊鎬大軍二十餘萬，遂乘勝擊敗朝鮮。繼乃大舉進攻寧遠，袁崇煥力拒之，復攻錦州，也不能勝，僅毀大小凌河而回。魏忠賢忌妬崇煥的功勞，竟以不救錦州論罪，免了他的官職。及崇禎帝即位，殺了忠賢，復起崇煥視師。於是皇太極（努爾哈赤子）知道遼西有備，改變方略，以勢脅蒙古，從喜峯口毀邊牆而入，下遵化而進逼京師，崇煥星夜入援，皇太極用了一個反間的計策，磔死崇煥（公元一六三〇）。此後山海關守備空虛，遂不得力。皇太極既然用了計策，教明朝殺死了袁崇煥，圖取明朝的打算更趨積極。明政府爲分散他的力量，重賂內蒙古之察哈爾部，使他牽制金兵。到了崇禎五年（公元一六三二），皇太極乃首先征服蒙古，因得自由出入長城諸口，以威脅京師。雖然說遠道出師，沒有得到大利，然而皇太極併吞全中國的雄心從此一天厲害一天。到了公元一六三六年遂登了皇帝之位，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這就是清太宗。太宗稱帝之後，遂東降朝鮮，略取皮島（一）以絕後顧之憂。專力圖明，取遵化，陷永平，佔領了灤州，遷安。這明朝的四大名城先後都落在清軍的手中，明政府的情勢更加嚴重。崇禎帝不得

已，乃下詔（崇禎三年）徵調天下的兵馬前來勤王。這時昌平尤世盛，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所將都是諸邊銳卒。內地則山東、河南、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諸軍，先後到的約計二十萬。一律駐紮薊門（二）及近畿一帶地方，彼此互相觀望，誰也不願先進。

秦良玉在四川奉到勤王的詔命之後，又以報效國家的機會到了，與秦翼明等，連忙把家財拿出，以濟軍餉，火速帶着白桿兵隨着四川副總兵劉可訓兼程北上，作諸軍前茅。身冒矢石，誓不返顧，就在三月十三這天，會同友軍進攻灤州。

先是諸將帥計劃進軍時，馬世龍主張先復遵化，孫承宗說：『不然，遵化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矣。』南議既定，乃下令先攻灤州，命何可綱，督諸將營雙望諸山，以綴永平之師。令秦良玉祖大壽諸軍直趨灤州，東西諸營並進。承宗親到撫寧以督之。四路進擊，遂把灤州克復，清兵盡撤而北，乘虛收復永平。副將王維城游擊靳國臣等進入遷安，副將謝尙政曹文詔等攻克遵化，四城俱復。

二 平臺賜詩

良玉勤王有功，捐財濟饑，崇禎帝十分喜悅以一巾幘婦女，勝過六尺軀鬚眉男子。馳驅萬里，

用抒國難。除賜給良玉綵幣羊酒之外，特召見平臺（三）賦詩四章，以旌其功。當時內外人士沒有不對良玉表示欽敬贊爲國家的傑出人才。原賦詩四章如次：

一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二

蜀錦征袍自剪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三

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代臙脂；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四

憑將箕箒掃匈奴，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良玉忠勇壯烈之情，可說由於莊烈賜詩而益彰。右詩曾刻在石碁太保祠寢殿左側碑上，良玉的玄孫馬宗大跋於詩后云：「明崇禎庚午，先太保奉命勤王，召對平臺，賜詩四章，歸作玉音樓（此

樓今尙在）以奉宸翰，庚寅寇變，遂至亡失，傳聞記憶者，惟蜀錦征袍一章而已。歷九十年，至乾隆庚申，得見全詩於臨江熊氏家藏扇面上，其第四章首句蠹蝕三字，仍闕之。」（參見金兆梓新編高中本國史下冊，明紀莊烈帝紀，曹經沅秦良玉。）良玉兵宿衛京師，人呼其處爲四川營，地在今北平西虎坊橋路西迤北。

四城收復以後，朝廷命良玉歸家。因爲諸賊蠭起，特留翼明駐紮近畿，捍衛京師。良玉子祥麟同她的兒媳張鳳儀也住在京間警備。不久奉命入豫剿賊，又演了一番驚人的事蹟。

註：（一）在遼寧大海中，地廣衍，有險可恃，明毛文龍守此，聯絡朝鮮，圖復遼東，後爲袁崇煥所殺。（二）地名，在北京德勝門西北，今名薊丘，亦曰土城關，舊有樓觀並廢，但門存，燕京八景有薊門烟樹，即此。（三）在北京舊紫禁城內，即清保和殿之後右門，明時爲召見羣臣之所。

第十章 秦良玉之敗賊西蜀

一 追剿張獻忠

毅宗承熹宗之後，人心已失，莫可挽回，會西北陝西等省連年歲饑，流賊蠭起。就中以馬賊高迎祥爲最強，自號闖王，疆吏不能治，一意姑息，三邊〔一〕饑軍，山林寇盜，以及叛軍逃卒，相繼響應，延安、榆林之間，賊匪遍地。崇禎三年，延安賊張獻忠亦乘機倡亂，自稱八大王。原來張獻忠隸延安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總兵王威將他釋放，獻忠逃去，至是聚衆據米脂十八寨倡亂，剽掠四方。時洪承疇總督三邊，督總兵曹文詔等，剿賊尙得力，關中略盡。迎祥、獻忠等分道走山西，陷諸州縣，皆爲文詔所敗，賊勢爲之一蹙。這時賊衆盡集河北，爲河所阻，不得遁，不得已，詭辭詐降，宦官監軍信以爲真，代賊乞撫，賊衆於是得乘間渡河，剽掠河南南陽諸郡，直犯湖廣，勢復大熾。

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張獻忠陷夔州〔二〕圍太平（卽今四川萬源縣）全國爲之震動。秦良玉帥師往救，適巧她的兒子祥麟，領兵自北方回來大軍兩面夾擊，賊人敗潰而逃。這時因爲河南方面賊的勢力也不小，朝廷又加派秦翼明爲總兵官，督軍赴討。八年（公元一六三五）鄧垹〔三〕死，

以他所部兵馬都是四川人，統歸翼明指揮，連破賊於青崖墩，吳家堰、袁家坪，扼賊走郟西（縣名在湖北）路。這年三月盧象昇率領軍隊駐紮南陽，賊自光化潛渡漢江進入郟襄，餘衆三萬，仍然匿在內鄉浙川山中，象昇乃命寬大樂與總兵官秦翼明等由南漳穀城入山搜討，賊走均州，翼明敗之於青石鋪。賊入山自保，翼明破之。連破賊於界山三道河花園溝，擒黑煞神、飛山虎。七月盧象昇渡浙河而南，追賊到了郟西，八月朝廷以王家禎代象昇繼續討賊。

自盧象昇去後，撫治陽苗胙土不習兵事賊勢因之大逞。這時張獻忠自均州，老獶獶自新野、蝎子塊自唐縣，並犯襄陽，賊衆二十餘萬。秦翼明以兵力單薄，不能抵禦，湖廣震動。王家禎派遣大軍往救襄陽，大戰於牌樓閣，翼明連戰皆勝，屯兵廟灘，以扼漢江之淺。羅汝才、闖場天，自梁水渡過，大擾蘄黃之間。應城知縣張紹登，訓導張國勛在籍知府饒可久援剿，副將鄧祖禹，廣濟典史魏時光，都力戰而死。崇禎帝以郟襄屬邑完全殘破，罷免苗胙土職，秦翼明不久也被彈劾，將官職解除。（參見明紀卷第五十四莊烈紀三明史卷二六一盧象昇傳）

二 敗走羅汝才

流寇張獻忠戰敗投降，不久復反，十二年夏曾聯合羅汝才等謀竄陝西。總督侍郎鄭崇儉帥領賀人龍，李國奇，張令扼之於興安（陝安康縣）。賊乃還返興山（縣名在湖北）及太平，進窺大寧（四川巫溪縣）。巡撫四川都御史邵捷春遣兵分道攔阻截擊。這年十二月，賀人龍在興安把張獻忠打

得大敗。獻忠想竄竹山竹溪，楊嗣昌派周遇吉到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地險阻，賊不得逞，諸軍合而蹙之，可完全消滅；又慮蜀重兵扼險，賊衆回竄楚地，還要遭受大害，於是調蜀精銳之師萬餘以爲己用，蜀中兵自是更疲弱不支。邵捷春聽說這件事，心中十分憤恨，說：『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極力爭執不得要領。到了崇禎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五月，流寇羅汝才過天星等七股，全部竄入四川。監軍萬元吉扼守夔門，賊陷大昌犯夔州。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與萬元吉合兵，羅、過兩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川、廣、湖、陝諸軍，分扼要隘，賊掠無所得，復攻尖山寨，馬陷泥淖之中，不得馳，良玉的白桿兵越過澗谷，攀籐附葛，好像猿猴一般，把賊衆殺得大敗。賊潰，自相踐踏，斬首七百餘，生擒七十一人，奪得甲仗馬匹無算。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良玉帥石砭白桿兵阻之於馬家寨，復斬首六百，捉住賊首東山虎殺掉。復乘勢追殺破賊人於留馬壩。賊竄譚家坪、仙寺嶺。良玉與其他友軍窮追，又殺敵二千餘；並奪獲汝才大纛，擒了他的副將塌天。同時賀人龍又擊之於馬溺溪，汝才偕混天王小秦王東走大寧，惠登相越開縣（四川屬）西行分頭潰竄，張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掩旗息鼓而西。其初羅汝才等從寧昌進窺巫山欲渡江，被秦翼明秦良玉等諸將所拒，獻忠到了以後，與汝才合兵才得渡江。羅汝才既敗，復謀歸湖廣，因爲瞿塘水漲不得渡過，復與張獻忠合夥。時獻忠新爲左良玉所敗，羅、過等匪傷亡又重，其勢已成弩末，本可一鼓蕩平，而左良玉既爲賊寇甘言所誘，養賊自固；督師楊嗣昌以左良玉不受節制，徇川撫邵捷春之請，密奏以賀人龍替代。嗣得左良玉瑪瑙山克

敵賊報，以此事不可輕動，復奏留左良玉佩印如故。那料事情不密，左賀兩人知道這段事情，心有成見，互相推諉，獻賊因以坐大。亂事越發不可收拾了。

三 孤軍奮鬪

楊嗣昌既然失了二帥之心，復言川中零賊，不復煩大兵，因此每有徵調，大家均觀望不前，賊人來到遂不復有當關的人了。十三年八月，楊嗣昌見楚地無賊，以留務委張克儉辦理，自己率師入川，邵捷春僅提弱卒二萬鎮守重慶，這時他所倚賴的，只有張令和秦良玉二軍人馬。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里，路出重慶，捷春請校閱軍營，遜之看見良玉軍容嚴整，心中大異。一天良玉置酒，告訴遜之說：『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義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道：『這是什麼道理？』良玉答道：『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知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點首深以爲然。這年九月，獻賊聽說嗣昌西去，急趨大昌犯觀音巖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捷春選部將羅洪政沈應龍爲助，良玉偕令扼賊竹箇坪，令力戰中矢陣亡，官軍遂敗。今年逾古稀，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稱他爲神弩將，這次討賊犧牲，衆人爲之惋惜不已，獻忠得勝之後，進攻淨壁，陷大昌，屯開縣，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鬥復敗，所部三萬人死傷略盡，良玉單騎見邵捷春

說：「事急矣，盡發我溪洞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雖然贊同，可是因爲與楊嗣昌意見不同，不能合作，又以倉中沒有現成的糧食，謝其計不用，良玉嘆息而歸，自此賊勢大張，捷春到了成都不久，被逮至京，結果仰藥死在監牢。

註：〔一〕三邊，即榆林、寧夏、甘肅三鎮。明從正統以後，河套寇亂充斥，時由偏關渡河，以掠邊疆，因時設重臣提督三邊，以衛畿輔。

〔二〕明紀卷五十三，莊烈紀二：二月，賊犯歸、巴、夷陵諸處。興山知縣劉定國，城陷死之。犯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知縣悉遁。戊寅城陷，攝府事同知何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三〕明紀卷第五十四莊烈紀三：八年夏玘部將王允成，以尅饗鼓譟於樊城，殺玘二僕，玘懼，登樓越牆墮地死。

第十一章 秦良玉的晚節

當湖北各州郡被張獻忠完全攻陷以後，賊軍將要窺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書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她的計劃，又把她這個辦法上給巡撫劉之勃，之勃雖然答應，但是無兵可調，結果還是一場空夢。

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張獻忠長驅犯夔州，良玉馳援，因衆寡不敵，全軍潰敗，等到全蜀盡陷，良玉慨然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肯以餘年事賊哉。』把部下全體召來，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她的族人秦纘勛，潛伏內地，常爲賊人的耳目，蜀人恨他到了極點，良玉把纘勛捕獲，送在華陽監獄，一天晚上，他帶着他的黨羽十多人，將獄卒殺掉，越獄而逃，知縣沈雲祚急檄良玉逮捕，良玉把賊人全數捉着，毫無一個逃脫的，這種守法無私的精神，十分令人贊佩。

甲申之變，莊烈帝殉國。良玉聞訊身穿喪服望闕大慟，幾次哭昏在地，於是檄告父老軍士，分兵把守四境。檄文如左：

『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慨自獻賊犯蜀，石柱震恐，有議降者，有議遷者，嗚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

獨運廟謨，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詳察虛實，妄聽謠詠，滋長寇盜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三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其功名。石柱存與存，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戰無弗利者。噫嘻，此實虎之偃，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往者播州之役，殲厥精銳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他若重慶之捷，成都之捷，夔門之捷，均彰彰在人耳目，想我父老軍士，共見共聞，非本使一人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移若狐，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道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昧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盤澗碩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翕受，拱聽明誨；卽降至與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總總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惑妄論，毋聽謠言，毋許越界，毋許私徙，臨陣身必先，殺賊志必果，勿姦淫，勿劫擄，勿囂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無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凜遵。」（見鳴玉溪廬全書第七種）

這篇動天地而泣鬼神的文字發布以後，石柱四境的軍民父老都被感動得泣下，個個願出死力協助秦夫人捍衛桑梓。隨後賊逼召士司，但是沒有一個敢到石柱的。前來避難的人們，都得保全。良玉每聞慘殺，輒痛憤不勝，嘆息當道失策。到了順治五年五月二十日申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正是明永曆年，葬在城東迴龍山，良玉將卒時候曾戒其孫萬年說：『今蜀獨石柱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備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過了二年，賊將譚宏等，果然大至，焚掠一空，萬年謹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所幸糧足，賊人屢攻不克。除此而外尚有征倭援韓一役，良玉雖然沒有親行，也不可不述。

當明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時候，倭酋平秀吉乘朝鮮無備，入寇、陷了京都，明廷數派兵馳援，遷延到了七年，還沒把亂事平定，到了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招募天下援韓之師，良玉催促着她的哥哥邦屏弟弟民屏先行出師，自己準備繼往增援，不久事定，邦屏、民屏兄弟二人凱旋榮歸，可見良玉固常以抗倭自矢，如果她生於現在，在我們這次神聖的抗戰史上，一定會留下驚人的戰績和偉大無比的功勳，說不定也會帥師遠征爲我中華民族揚威海外，（參見曹經沅秦良玉）良玉子婦張鳳儀是張忠烈銓的女兒，忠烈的夫人霍氏，很有勇略，通達兵機，住在沁水（屬山西澤州）之竇莊，築有寨堡甚是堅固。明熹宗時，忠烈公巡按遼東，城破不屈而死，忠烈的兒子在京師爲官，獨霍氏居在家中，一天寇至，衆人請避，霍氏說：『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不猶愈於野乎？』於是躬率僮僕嚴爲守禦，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宗族賴以保

全，其避居山谷的人們多被淫掠，副使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後賊再度來犯，仍把賊打敗。夫人之女名鳳儀，就是良玉的子婦，也驍勇善戰，與其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嚴家莊，援兵不至，兩人均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被困襄陽，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至今尙存（見中國民族女英雄傳記，秦良玉）。祥麟子萬年，萬年傳洪裔，洪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兒光裁爲嗣，乾隆初年以不謹降通判，尋改土歸流。綿延於今。

第十一章 秦良玉精神不死

秦良玉雖是一位出身儒門的閨秀，而風義凜烈，輝耀古今，她生當明季，內有土匪流寇的騷擾，外有滿騎倭奴之縱橫，士夫將帥，沒有不是營營私利，嘵嘵黨爭，誰人肯計及安內攘外。獨玉竭盡畢生的精力，剿賊禦侮，馳驅萬里。待大勢已去，猶退守故土，全活一方。這種爲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真是值得謳歌頌揚。秦良玉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現在把後人對她立祠奉祀讚頌她的歌詞，分敘如左：

一 俎豆千秋的太保祠

自古以來，凡有功德於民者，後人爲崇德報功起見，往往爲之立祠奉祀。秦良玉對於國家民族既然盡了絕大的忠貞，所以在她死後，忠州和石柱兩地人士，便募捐鉅款，動員人力物力，爲她建築了巍峨崇宏的太保祠，一處是在石柱，另一處是在忠縣。

甲、石柱太保祠 石柱的太保祠原來祀於城東的觀音閣，康熙年間改祀於城北禪院。乾隆甲午，秦良玉的六世孫光裕妻節婦陳氏，請以宣慰舊署，改建太保祠，自此始有專祠奉祀。按宣慰舊署，大門前有額曰『大都督府』，旁有聯曰『漢室將軍甲第，明朝都督人家。』大堂有天啓二年明熹宗御賜『忠義可嘉』匾額，二堂有莊烈帝詩碑，二堂之後曰忠愛樓，曰蔭遠堂，東偏有此君軒，再東

爲宜亭，都因年久廢圯。最後爲玉音樓，額曰『龍章世寶』爲當時敬奉宸翰之地。樓五楹三層，高五丈許，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樓後爲太保裔孫宗大所建之柏子堂，堂左有樓曰左隱，右曰賓月，以及別業之菱苻山莊，芹香亭，爲孔昭所建，乾隆間尙存，今已全然荒蕪了。（見石柱廳志）祠有碑記，爲瑯琊王縈緒所撰，茲錄如后：

『有明末造，流寇縱橫，中原板蕩，延蔓數千里，倣擾十餘年，一時封疆諸大吏，率皆因循坐視而莫能救。獨秦太保良玉，以所部兵守夔門，累戰皆捷，張獻忠羅汝才先後遁去，厥後督師楊嗣昌，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駐重慶，畏賊如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狂寇乘間深入矣。然獻忠憚太保威名，卒不敢近，用是忠石兩境，宴然無驚，而鄰境如鄂，涪之民，且紛紛避亂於忠、石間，其得免獻忠之屠戮者，何止數十萬人，嗚呼，太保之功，顧不偉歟！禮凡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太保之功，蜀中皆應廟祀，石柱爲土司舊治，尤不可缺。城東觀音閣，舊爲馬氏香火院，傳言太保歿後，軍民哀號思慕，僉謀祀太保其中，歲時瞻拜。康熙間廟燬於火，復移祀城北禪院。乾隆庚寅，余奉檄來守是邦，屢與太保裔孫議建專祠。節婦馬陳氏者，太保六孫光裕妻也。呈請以宣慰使舊署，改爲太保祠，且捐資建修，余欣然許之，爰議改大堂爲正殿，像太保其中，守土吏春秋展祀，如祀名宦鄉賢禮，子祥麟，婦張鳳儀，皆從征有功，元孫宗大，遭際承平，肇興文教，遺愛在人，克紹太保前列，皆分祀左右兩楹，改二堂爲寢殿，像太保與千乘公，乾隆四十九年落成，既釋奠如禮，乃歌以侑神曰：於惟夫人，智勇天授，巾幗英

雄，馳驅宇宙。有明季世，羣盜披猖，征播討蘭，功偉績張。京師戒嚴，勤王北上，召對平臺，鬚眉瞻仰。汝才獻忠，西犯夔門，雄師一返，衆賊褫魂。明運嗟傾，嗣昌出督，邵怯陳復，誤我全蜀。神京既陷，泣血慨慷，誓完臣節，活此一方。王師西征，獻賊授首，夫人壽終，功德不朽。府第如舊，廟貌維新，哭懷歌思，俎豆千春。」（秦良玉傳彙編初集）

乙、忠州太保祠 忠州太保祠建築於清宣統三年，爲其族人秦芄生督董其事。初芄生以良玉在明，奠安桑梓，以石柱既有舊祠，而忠州獨缺，提議創建，特就秦良玉之故里，買地鳴玉溪上，廣募鉅款，得錢千餘緡，鳩工庇材，約一年而建築完竣。到了民國初年，川亂發生，連年不止，兵燹之餘，太保祠日卽殘燬，所謂青苔滿室，木主委地，荒涼萬狀，民國十三年，良玉的族人秦山高，來遊此地，看見這種殘破的情形，心中十分悲傷，遂自己拿出一些錢財，重加修葺，經過五年時間，把前殿修築成功，並且增建了大悲閣兩間，禪室二間，瓦亭一座，漁池一處，又改建小玉音樓一間，鳴玉溪廬一間，煥然一新。歲時令節，秦氏族人，前往展祭，歷久彌虔，在這衰俗時代，真是不易多見的哩。祠有明故太保子太忠貞侯都督僉事總兵官一品夫人秦夫人忠州家祠碑記，爲四川候補道楊鼎昌所撰情詞茂美，文意纏綿，把良玉盡忠國家的丹心，和盤托出，真是一篇絕妙的好詞，茲將原文摘錄於左：

「銀潢洗甲，黃姑分帝冑之光，金篋授書，元女翊軒皇之運，從來閨闈，足備干戈，板屋騏驎，則匡王敵愾，鐵衣駿馬則代父從征，楊直閣之妻，並鑣連騎，魏任城之母，勒衆登陴，寶纛

臨戎，著勳名於譙國，錦車持節，宣德化於昆彌，增雉堞以籌防，飛狐完守，建龍旂而舉義，司馬行軍。紅線名姝，盜盒之謀難測，黃天古蕩，執桴之勇如神，靡不現巾幗之身，奪鬚眉之氣，垂輝志乘，流耀簪笄，然未聞海翻嶽撼之秋，搢坤維之砥柱，瓦解土崩之會，拓井里之帡幪，出則慷慨請行，親當鋒鏑，處則從容坐鎮，永屹金湯，如明故太子太保忠貞侯都督僉事總兵官秦夫人者也。夫人西蜀華宗，南賓茂族，祥光照室，吞玉勝以爲胎，嘉會晬盤，提金戈而在手。封翁載陽公，盡心時變，垂訓義方，謂剛柔雖判陰陽，而樹立何分男女，執干戈以衛社稷，世實需才，悅禮樂而敦詩書，古之善教。夫人靈鍾夙慧，姿秉殊尤，與昆若季邦屏民屏輩，接踵授經，比肩就傅，甄陶乎七緯，流覽乎六韜，謝庭宴集之場，時傳雋語，荀灌突圍之歲，解讀兵書，蓋久欲代鈿珥以兜鍪，藉囊韉爲膏沐矣。宣撫司馬千乘聞其賢，禮聘焉。來嬪石柱，作配土司，金錯蠻刀，常懸於蕙帳，銀袍蜀錦，密貯於蓉奩。逮事姑嫜，調羹湯而洗手，言宜家室，友琴瑟以同聲。方其于役播州也，成行鵝鸛之軍，比翼鴛鴦之隊，三千鐵騎，卽請前驅，五百瑯戈，妾張後勁，元應之臨大敵，深賴循忠，保英之守危城，不離誠節。始連營於鄧坎而斷其咽喉，繼奪幟於桑關而攻其心腹，有戰皆克，成功不居，小試鉛刀，卽騰鏡吹，發縱之始，可得言焉。及喪所天，代修厥職，承橐碁之墜緒，矢竹帛以書勳，遂乃撤我笄珈，錫之螿帶，剪蓂裳而紉韎鞞，刷蓋篋而貯芻菱，龍錦鮫綃，易以黃金之甲，鵠釵雕釧，貿爲白桿之兵。於焉練親軍，遴健婦，命女侍，改男裝，壁壘一新，旌幢萬色，霜刀雪劍，天開果毅之營，錦繖綉旗，人識高涼之幕。屬

以遼西告警，薊北徵兵，帥數千人，膺二品服。於是烽傳邊徼，血溢渾河，兄則授命成仁，裹尸而拚馬革，弟則衝圍脫險，躍窰而出龍潭，比料民而鄉國歸來，適飛檄而鄰疆乞援，鸞鏢虎韞，敢或遑安，狼顧鴟張，狡焉思啓，奢安之變亟，黔蜀之禍深矣。於是差馬諷庚，合犀簡甲，走艤鱗而西渡，嚴鎖鑰於南坪，電掃兩河，風清三郡，花團一幕，驛樓傳鼓角之聲，竹破重關，雉堞耀旌麾之采（先是朝廷得疏已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子祥麟弟民屏及猶子翼明拱明，各進秩有差）。郭家百笏之榮，推元勳而錫類，楊氏四珍之貴，得母教以成名，夫人沒齒銘恩，齋身論報，能揚兵氣，不妨謀出婦人，信有雄才，何恨身非男子。花姑竹母，莫不知兵，竈婢齋娘，都能殺賊（迭獻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捷，併敍援黔功，先後賚金幣無算），鼙鼓鸞旂之頌，紀績者不停書；裹蹄麟趾之頒，犒軍者無虛日，天書萬里，雷動千營，堂哉皇哉，美矣茂矣。崇禎三年四月，我大清克永平，鐘簷震驚，鼓聲啞啞，莊烈帝憤四城之失利，詔九宇以勤王，罪己之書，揭肺肝而欲裂，趣兵之檄，挾涕泗以交流。當是時也，鄭國之驕兵，逍遙於河上，唐家之債帥，嬉戲於行間，擊楫誓師，忠憤已無士雅，毀身紓難，貞純誰是於菟。夫人蒿目時艱，痛心國難，成軍以出，聞命卽行，平陽盡出積儲，扶九重景運，冀國力圖匡復，散十萬家財。帝乃嘉入告之謨猷，賜非常之顏色，灑奎章以揚烈，珠璣煥作龍文，羅珍貺以寵行，綵幣光分羊酒，信乎恩推甌脫，極曠代之奇逢，榮及閨門，破列朝之成例已。旣而垣墉屹屹，大功告成，旗旒翩翩，言歸思復，則有塌天爲號，捲地稱兵，投鞭斷巴水之流，積甲齊巫峯之頂，

夫人防嚴虎口，險扼羊頭，列星門於百子溪邊，馳露布於二郎關外，風搏水擊，健騰北海之鵬，沙起雷奔，力縛東山之虎。譚家坪之勝算，衆志成城，仙寺嶺之軍聲，先登拔幟，元凶授首，俘馘連蹤，藐茲小醜之跳梁，敢向大昌而問渡，無如威權相軋，魁柄旁撓，遠捨夔關，近防渝水，一則以鄰爲壑，一則揖盜開門，亡羊而何計補牢，餒虎而公然持肉，楚弓終失，其見多膠，秦策雖工，吾謀不用，二百載銷沉王氣，窮於甲申，十三家莽蕩妖氛，橫於辛巳。迨至荏苒汜濫，竹籥摧頽，始追維謀國之不臧，痛悔坐防之非計，嗚呼晚矣。或謂扶危定亂，宗社爲先，禦侮折衝，本根爲重，溯召見平臺之日，正被兵勦敵之時，使夫人休戚相關，始終其事，或者救殘棋於覆局，撲烈燄於燎原，胡乃緘口不言，奉身而去，前功盡棄後效難圖，成敗所區，樞機斯在。不知臣鄰之義，首貴尊王，節制之師，豈容專命，當日撤兵有旨，還鎮有文，何敢牽報効之微忱，乖靖共之常憲，要君無上，違詔不忠，夫人早有以審之矣。或謂制勝之方，經權異用，行兵之道，攻守殊途，使夫人奉命之初，直陳無隱，破督師之譎計，効疆吏之無能，伏波定隴之籌，指陳形勢，充國平羌之議，手奏便宜，一疏回天，孤忱貫日，豈不奇謀獨斷，成算坐操，胡乃操縱由人，指揮唯命，多方遷就，坐誤因循，不知馬謖櫻誅，實緣違律，魏延行險，莫保成功，夫人分屬部民，職儕裨將，而徒激一時之義憤，矜獨出之心裁，脫或無成，將自取喪師之譴，幸而有濟，亦難辭跋扈之名，夫人其肯出此哉。惟是自返京師，專防蜀亂，任無旁貸，責有攸歸，而不能峻我防閒，絕其窺伺，賊來方至，寇退先歸，亟肆以疲，噬臍何及，有持此爲夫人惜者。蒙

則以爲嗣昌藉寇，養癰之患徒貽，張令當衝，犄角之援難恃，勞師涉遠，轉饟無資，給軍旣乏，鄩侯，輸粟不逢卜式，顧欲料量孤注，芟刈羣梟，則是支大廈之傾，謀諸一木，澄黃河之濁，投以寸膠，勢處其窮，咎將誰執。然而聲威所訖，脅誘不行，間諜者誅，滅親而伸大義，叛亡者族，誓衆而勗公忠，魯國孤城，相期死守，田橫絕島，不許生降，鬼神式臨，聲淚俱下，以故士遵其約，寇避其鋒，鐵壁同堅，金甌無缺，來游樂土，遠人咸得依歸，景仰高山，異代猶深嚮往。嗟乎，煌煌大節，天壤常存，耿耿孤忠，閨闈有幾。沈游擊求屍破陣，平分拜秩之恩，左寧南豢賊殃民，耻列同名之錄，斯亦心存君國，氣作山河，金石喻其精誠，風雷通其歌泣者矣。會當改玉，馴致銷金，粟里安居，能終晉祚，桃源避世，不入秦燔，桑麻無擾於兵戈，俎豆悉蒸爲禮讓，靖兩川之兵氣，悉化慈雲，涵三峽之恩波，長流德水。洎乎修文偃武，宣化承流，巷舞塗歌，康樂和親之俗，家絃戶誦，承平雅頌之聲，迄於今風水常新，雲祲勿替，子孫蟄蟄，蘭茁其芽，族姓振振，瓜絲其瓞，非夫人福綏慶積，有如是之源遠流長乎。石柱舊有宗祠，忠則缺焉。州紳秦芄生太守，及族人合詞以請，推敬宗之誼，擴報本之思，慨然栢棧，聿新輪奐，莊嚴幃幄，警欬微聞，踰濟簪裾，春秋匪懈，禮也。鼎昌備官司牧，襄事明禋，證外傳之訛，援表忠之例，旣登堂而展拜，爰磨盾以濡毫，玉篆璇題，深鐫石骨，椒馨桂馥，式薦溪毛，所期世系蟬嫣，家聲鵲起，玉屏羅列，挹此清芬，石板滌洄，流其芳澤，眇精靈之來格，電發騰馳，歷浩劫而不磨，天長地久。排空馭氣，風雲翻王母之旗，僂見愾聞，霜露酬聖姑之酒，想見蠻鞞窄袖，小隊相隨，

試看大纛高牙，英風如在，馨香食報，勵千秋閨閣之心，綽楔生輝，增兩地山川之色。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花翎三品銜四川候補道前翰林庶吉士長安楊鼎昌撰

二 謳歌留芳

書莊烈帝賜秦良玉詩後

山高

賜詩皇帝今何在，長與千秋痛聖明。遺墨已隨鸞鳳杳，英詞猶遣鬼神驚。感恩不獨男兒淚。報國能堅女將情。料上玉音樓上讀，孱媛哽咽不成聲。（良玉嘗自稱孱婦）

遙遙二百年前事，話到崇禎感喟長。馬革有心酬帝闕，龍綸無恙照蠻疆。輝煌天語連章貴。媚嬖孀忠累葉昌。（石柱土司至乾隆末始改土歸流猶以良玉故世裔土通判職秦馬兩氏至今猶通婚姻）不向沙場經百戰，平臺那得姓名香。

秦良玉詞（見明詩綜）

烏程董悅

追奔一點繡紅旌，夜響刀環匹馬馳。製得鐃歌編樂府，姓名肯入玉臺詩。

謁秦良玉墓（見石柱廳志）

淨石

淨石者高姓，名作霖，明季曾任觀察使，國變後棄官爲僧流寓石柱，佯狂自肆，歌哭無常，喜爲詩，語多不可解

俄來行脚見松楸，積雪猶凝凍未收，宦海我憐官作衲，墓臺人指女封侯。干戈百戰稱名將，香

火千年賴比邱，靜夜鐘聲知喚醒，宜子白日已回頭。

題芝龕記傳奇（見秦氏家乘）

鉛山蔣士銓

降旗獵獵走蟲沙，不見宗爺與岳爺。畫取美人名馬像，寶刀如雪滾桃花。

前題

海上吳世賢

萬里烽烟落日驚，蠶叢愁聽亂蛙鳴。繡襦甲帳桃花馬，知是秦家白桿兵。

前題

秋瑾

古今爭傳女狀頭，紅顏誰說不封侯。馬家婦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其二

撐撐乾坤女士司，將軍才調絕塵姿。靴刀帕首桃花馬，不愧名稱娘子師。

其三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臺詩句賜蛾眉。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秦寡婦良玉

張寧（明人）

卸却金釵佩虎符，提兵十萬上皇都。西南夷婦援東土，愧煞中原無丈夫。

詠秦夫人良玉（見芝龕記）

董榕

間關百戰掃塵埃。績奏三朝亦壯哉。爲國忘家何以報，報卿應築女雲臺。

其二

邊關風景近如何。滄海烽煙做夢多。忠順又封曾想像，輸卿大節壯山河。

其三

北寺荆榛未盡鋤。東林杞梓莽蕭疏。冠紳舉效曇籠義，回顧煩憂可頓舒。

詠秦太保良玉詩（見大公報）

津門劉文治

其一

大廈將傾悔已遲。都因賢否未能知。十三良策空籌畫，國錯民殃力盡時。（讀秦良玉傳）

其二

呂髮曾見女封侯，恨少忠言與勇謀。誰似夫人忠且勇，旌功詩在玉音樓。（題玉音樓）

其三

生爲名將歿爲神。百戰奇勛出婦人。丞相祠堂應並峙，錦袍金印萬年新。（秦太保祠）

其四

身經百戰死沙場。又道年高牖下亡。無論國殤兼壽考，地埋忠骨土猶香。（秦太保墓）

題秦良玉遺像（見清詩別裁）

長州沈欽圻

縵纓銀冑垂紅綬。繡襠耀日風前披。滿月粉頰揚青眉。繡旗飄翻擁長鉞。誰人結束整隊伍，知是石柱女士司。英雄自古出巾幗，投石戰場壯顏色。當年平靖奢崇明，一騎紅妝萬人敵。手持長繩入賊陣，縛賊歸來向空擲。思宗季年紛戰爭，勤王誓師萬里行。至尊一語表英武，桃花馬上請長

纓。後來獻賊入巴蜀，齟齬不遺橫殺戮。勤王兵殘勢窮蹙。子喪弟死一身獨。連斬六賊力已殫，拔刀自刎身不辱。忠勇義烈兼有之，女中張許誰能續。卽今遺像餘桓桓，摧激人間壯士肝。願將効死沙場女，追配從軍古木蘭。

沈歸愚尙書曰：千古奇人，詩亦極力寫之。明史謂良玉壽終於家，與此詩異。然良玉爲先大父同時人，亦似有據，豈所云傳聞異辭者耶。

詠秦良玉

蘇大山

裙釵麟閣合圖功。錦繖河山想像中。休道化身成女霓，居然敵體抗雄風。雙彎柳葉螺邊綠，六幅桃花馬上紅。青史要留良玉傳，癡聾羞殺阿家翁。

秦良玉錦袍歌

趙翼

卸了羅襦縛袴褶。提兵屢赴疆場急。戰袍裂盡錦袍存，猶帶當年淚痕濕。召對平臺拜賜時。爲旌健婦勝鬚眉。五色繡成宮女線，九張機織尙方絲。可憐此賜非輕得。歷歷忠勳九重識。奢安軍變定川南，遵永城亡趨直北。世間有此女英雄，授以男官總兵職。俄驚烽火滿夔巫，東蕩西馳更勦賊。撲面塵沙當粉塗，滿頭蓬葆臨風櫛。縱有羅紉豈暇披，甲裳血汚淋漓赤。百戰山河到夕曛。茫茫浩劫寒妖氛。高牙大纛皆巾幗，翻仗創殘娘子軍。陸谷遷移成一夢。廿年心力堪悲痛。一丸泥遂閉函關，千樹桃仍罨秦洞。老寡寧將瑟再彈，故侯自有瓜堪種。此袍猶是舊君恩，盥手開緘時一慟。什襲收藏付後人。扶南犀杖泣亡陳。敢論衲服黃金甲，聊返初衣白氎巾。遺笏魏家先世澤，傳

衣曹洞昔時珍。陋他譙國高涼洗，錦繖重誇嶺外巡。

詠秦夫人良玉

劉錫嘏

秦夫人以恤緯勤王，白桿士兵遂成義旅，弔古之作，似未宜染脂粉氣，爰賦此詩正之。

乾隆戊戌初秋，學使潞河劉錫嘏書

桃花戰馬錦征裙。召對平臺策大勳。多少登壇飛將在，鬚眉都愧女將軍。

明石柱宣慰使秦良玉畫像歌（見瓶水齋集）

大興舒位

銀燈夜滾雙寶刀。蠻鞞十隊芙蓉鏖。酒酣不作絕纓戲，紫電橫掣將軍袍。詰朝殺氣屯四野，美人飛上桃花馬，白草青燐古戰場，春風一面何人寫。匆匆碧海揚黃塵，以帚以箬空酸辛（凡土官家法調兵急則以箬曰能飯者畢至也。再急則以帚曰掃境出也）。世間不少奇男子，天下偏多美婦人。

登石寶砦弔秦良玉（見船山詩鈔）

遂寧張問陶

子子石寶砦，屹立江水東。天作百丈臺。秀削疑人工。四山卑卑盡雌伏，頑怪獨撐斷鰲足，誰拔孤根出地中。非峯非嶺巋然禿，共工頭觸天柱折，遙看絕頂平如截。雲裏微聞梵貝聲。山僧矯健真飛鷲。桓桓石柱秦將軍，大殺流賊如天神。百年父老指山哭，尙憶桃花馬上人。

觀女士司舞劍（見石柱志）

溧陽任端書

君不見繡旗金戟洗夫人，騎馬高涼照海雲。又不見弓刀雙挽秦良玉，雁塞榆關春草綠。蠻江如畫嶺如眉，幻出娉婷轉自奇。銀鱗刻印從來佩，花鳳銜袍向小披。花袍銀印倚春風，雲寫精神玉寫

容。本是將軍臨細柳，誰知秋水出芙蓉。金盤邀客喧銅鼓，慷慨當筵誇劍舞。結束飛裙猩血紅，環穿窄袖戎裝古。倒披霞幅錦鷄翎，雙映雲肩孔雀屏。蠻鞞淺踏氍毹紫，寶匣橫抽玳瑁青。寒氣森森飛素練，初看旋騰起流電。低昂宛轉抑復揚，風攪霜天雪成片。激昂頓挫漸入神，翻身勢險尤驚人。羣龍冉冉翔白帝，大江浩浩流青春。意態雄妍無比偶，弟子公孫亦何有。舞時皓腕挾秋風，舞罷珠璫漾南斗。帳下蠻刀百隊多，白猿愁向越溪過。吳生畫手張顛草，可惜當年未見何。

庚州典試蜀中歸舟晚泊西界沱寄題秦太保良玉玉音樓（見秦氏家乘）

善化陶澍

忠州女子天下奇，父是秀才夫土司。天生智勇不世出，坐令巾幗慚鬚眉。詞翰淹通意嫺雅。錦袍豔照桃花馬。天子臨朝識姓名，請纓獨對平臺下。白桿之兵銳無前，巨寇親擒射塌天。弟兄死國身許國，平身忠義何皎然。陸知州，誠可恥，肉眼不識奇女子，抽刀斷袖應羞死。邵捷春，亦庸才，生受屠戮吁可哀。吾謀不用竟如此，嗚呼羣鼠胡來哉。夔門已失關塞黑，忍以此身同事賊。閉關坐臥小樓中，大節直同文信國。何須更論洗夫人，多少麟臺愧顏色。

題玉音樓（見石柱廳志）

琅琊王縈緒

一園喬木擁高樓。水碧山青四望收。世寶龍章懸舊額，斜陽影裏網絲浮。平臺染翰賜元功。曠代恩榮遇最隆。奕世留藏經百載，玉音沉寂古樓中。

四川營弔秦良玉駐兵遺址（見西瀛集）

墊江李惺

當日勤王上玉京，桃花馬上請長纓。燕天凶燄黃巾賊。震地威稜白桿兵。金印久傳三世將。繡旗爭認四川營。至今秋雨秋風夜，彷彿笳聲雜紡聲。（舊傳侍女暇則紡綿故有棉花胡同之名又統名曰四川營）

謁秦太保墓（見馬氏鐫詩碑記）

黔西徐久道

蠖鶴沙蟲積淚多，兩門忠骨照山河。補天大力心同鍊，填海精誠志不磨。浩劫餘灰沉碧草，清霜明月弔青娥。墓台寂寞松楸長，風雨猶聞撼鐵戈。

宿草回龍冷墓田，英雄遺恨憶當年。儘翻桑海殘棋局，猶拄西南半壁天，痛哭請師空有淚，精忠矢節更無愆。勳名蓋代浮雲變，留得丹心照簡編。

謁秦太保祠

前人

壁立天南一柱峯，靈奇端爲女元戎。早開幕府談兵略，獨上平臺動帝聰。白桿紅裙驚戰伐，美人名馬識英雄。前朝大局孫盧逝，天遣夫人繼二公。

中原狼豕太紛紛。萬馬馳驅氣不羣。勇率佳兒忠率婦，節還夫人義還君。一腔熱血今猶碧，百戰奇勛古未聞。幾輩鬚眉齊頰首，玉音樓下拜將軍。

秦太保硯歌（見馬氏詩碑）

寶山陳汝秋

若蘭無武洗無文，伊誰可匹秦將軍。將軍萬人敵，弓刀雜翰墨。上馬殺賊下草檄，揮毫夜驚天雨碧，模糊血浣胭脂色，家傳尺硯二百秋。廉角峭厲光黝黝，濕雲沉嶺含暮歷。蒼龍橫沼涵清湫，

夫人手疏紅崖捷。天不共戴申國讎，情帥紛紛虎變鼠。中原愧死鬚眉儔，股肱既竭全歸受。仰視蒼昊何悠悠，動地忽聞震輦鼓。玉音樓外赤燦怒，楹書都隨烈燄飛，琳琅萬卷委黃土。古物疑有神護之，此硯沉沉幾寒暑，扶風胄子賢豪間，表忠碧石開層巒。卮言不值一縑售，胡乃抵鵠以金丸，敦盤我實愧韓起，若驚大寵不辭白玉之雙環鸚鵡眼。猿頭斑，金城壁友皆從刪。不數米家紫硯山。

秦良玉錦袍歌

忠州秦嵩年

古有英雄出巾幗，沙場百戰留芳烈。秦夫人與洗夫人，錦繖錦袍成兩絕。就中良玉功最高，身歷三朝血戰勞。征播平奢不辭苦，梓鄉處處歌樂土。萬里勤王赴風鶴，峨眉氣壓凌烟閣。召對平臺拜聖恩，明光冠劍羞帷幄。狂寇眈眈覬巴蜀，迴師圍解夔門速。巨煞生擒射塌天。天陰新鬼城南哭。項仆劉興有始終，奉身畎畝完孤忠。百年桑海幾遷變，錦袍依舊蟠蛟龍。我從宗祠拜遺像，英姿颯爽雕鞍上。腰圍何必蕭統雄。軀材那用曹交壯。錦袍一襲猶珍藏，摩挲使我心神王。又聞父老談咸同，僞翼王窺三峽東，秦氏家家結寨守。女子亦能歌小戎，繡旗金甲出纖手。上繼忠貞侯遺風，竭來作爲錦袍歌，錦袍千古藏山阿。新祠舊祠上下相距纔百里，中有一女，聰明正直神不頗。人亡物在時未遠，破碎河山又滿眼。西南古國天府雄，丸泥撤我千年封。籌邊已無樓屬李，建學尙憶人名翁。雪山輕重有不有，玉壘烟雲空復空。我憤忠魂返帝鄉，天孫爲織雲錦裳。朝騎麒麟暮鳳凰，雜環珮兮鳴鏗鏘。雲中人兮英靈彰，倘來遊乎故土，弔城郭與人民兮，知不勝其今昔之感，將終古而徬徨。

秦良玉金印歌

前人

金甌已缺寶符亡，區區左海支殘疆。隆武天子鎮愁絕，不徵兒郎徵女郎。女覓封侯古未有。紅顏早展擎天手。間關千里行人來，纍然金印大如斗。孤臣泣血方拜嘉。八閩覆卵徒追咎。更無餘地著枯旗，滿眼神州陸沈久。娘子軍無用武區，夫人城有閉關守。傷心不肯負前朝，浩氣歸空邱正首。墓田宿草迴龍高。歲歲年年薦春酒。古來巾幗英雄多，兩字忠貞不愧否。剩有嘉名萬代揚。殊恩遠媿漢臨光。迄今試讀貳臣傳，幾輩不慚紅粉妝。十六朝。三百載。一女不爲興亡改。缺憾猶思石補天，雄心苦作禽填海。遠有文山疊山之遺風。近有道鄰石齋念臺。與夫瞿忠宣何忠節之孤蹤。成敗人耳食耳，時異地異人異事異心則同。經濟如洪承疇。文章如錢謙益。百世以下曾不齒。又何論乎北都降賊。南都迎敵諸巨公。殺賊如費宮娥，救父如沈雲英，一節之長尙難比。又何論乎盼盼失身之不潔（喻李香君），峨眉曲圓圓背主之不忠。觥觥大節古亦少，更從宋元以上溯同心。便是翼德雲長漢建安，張巡許遠唐天寶。我今爲作金印歌，多少深情鬱懷抱。思古古不聞。傷今今正擾。斜陽萬古紅千山，遠海羣飛爭一鳥（謂日據間島列強干預事）。安得重起九原人，瀝血爲草出師表。君不見巴蜀至今婦孺亦知名，紛紛豔說秦宮保。

題秦良玉像（金縷曲）

錢枚

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碣天生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夔巫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略。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妄男兒，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

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鬢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寧南左。軍國恨。尙眉鎖。

謁秦太保祠調寄金縷曲四闋（見秦氏家乘）

昭文瞿 頤

明社將墟矣。問誰將巴渝萬戶，隻身遮蔽。有個小戎知兵法，逐馬褰裙飛矢。能拔戟自成一隊。會與良人同殺賊，破巖關狂寇胥披靡。忠且勇，世無比。包胥又洒秦庭淚。便指麾溪丁峒戶，奮戈而起。忠萬艷涪同保障，民到於今受賜。想當日中原鼎沸，跋扈將軍偏養寇，讓孤軍娘子輸忠義。同名者，羞應死。

流寇烽烟起。最堪憐勤王詔下，杳無人至。只有秦風歌敵愾，捲甲星馳萬里。看咫尺天顏有喜。一幅龍章親染翰，擬他年麟閣圖佳麗。真賽過，奇男子。春明門內屯兵地。到而今行人指點四川營裏。幾度經過還憑弔，巾幗英雄仰止。又曾讀芝龕小記，揮劍斬祛標節烈。恨稗官野史傳聞異。疑男妾，戎裝婢。

川北流氛熾。歎東陵書生誤國，罔知兵計。尙賴長城猶未壞，銅馬聞風而避，仗寶帚掃將妖彗，更有同心清河女。報朝廷甘向沙場死。一門內，忠貞矢。鯁生平昔披明史。羨佳人勛高譙國，古今無二。白桿雄兵威名震，招撫何人敢至。一霎虞淵西墜，萬壽山頭堪避亂，衛鄉邦身後覘餘智。老牖下，全終始。

咫尺鄰封邇。笑無端馳驅鞅掌，夫人城裏。太保祠堂纔數武，恰遇明禋春祭，幸邂逅伏波苗裔。

話到先人同感慨，剩芳名各自光青史。歎功業，付流水。宗臣遺像真還未。却依然繡襦金甲，豐姿英毅。三尺龍泉今在否，想見轅門斬使，偏冷落將軍門第。數仞岑樓霄漢矗，倚危欄極目春城麗。花爛漫，豔桃李。

夢秦良玉請纓歌（并序）

亞佛

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起，許公武將軍時從政中樞，憂國之心，形諸夢寐。一日，夢秦良玉來謁，投名刺，大如掌，延入，則一幡然白髮之老嫗也。耳闊面方，身修偉，英氣流露眉睫間。斂衽曰，比年兵禍連綿，余以國人閱牆，不願過問，今者異族岌岌謀我，封豕長蛇，豈可坐視，願請纓以繫此醜。將軍詢曰，君兵衆幾何，曰，數萬，曰若我自可一戰。秦唯唯，興辭去。無何，夢覺，情景宛然。明年將軍隨國府遷渝，建私邸於歌樂山，閱巴縣志，始悉龍隱鎮白市驛一帶，乃秦良玉昔年駐軍建勛處也。嘗以所夢歷歷見告，因歌以紀之。

倭寇如潮勢澎湃，撼入中原藩籬壞。中樞憂國豈無人，公武將軍憂匪懈。禦寇名將何處尋，公武寤寐思殷殷。男兒難逢班定遠，女中空想木蘭軍。忽聞有客來自蜀，名刺大書秦良玉。主人延客喜且驚，英雄何幸承相辱。英雄巾幗老徐娘，威儀奕奕毛髮蒼，身頰面方前斂衽，佩刀凜凜生冰霜。自言衛國心如鐵；生死原不生分別；我有貔貅十萬師，桓桓糾糾皆壯烈。眼見倭奴勢縱橫，吾髮欲指眦欲裂。爲請長纓到君前，願擒虎子入虎穴。須臾語罷興辭去，曉夢迷離天未曙，醒來燈閃颯

颯風，欲覓英雄不知處。祇今國府移三巴，咫尺隣並良玉家。歌樂山前尋故壘，風雨猶疑吹金笳。

其二

孫奭崙

錦江萬古流春色，巫山十二連峯碧，江山雄秀氣所鍾，豈意兜鍪出巾幗。石柱蠻荒未有名，異軍突起一時驚，從軍初破播州賊，勤王更駐四川營。帝京迢迢萬餘里，蛾眉下馬朝天子，同時名並左甯南，臣節應慚較終始。俄傳大盜移九鼎，社稷難扶故鄉拯，煙塵遍地走黃巾，風雨漫天揮白梃。巴東一郡敢跳梁，驅殺虎豹如犬羊，雄關今日瞻遺蹟，隱隱英風尙莽蒼。沉吟三百年來事，腥羶又汙神州地。甯遠樓頭入夢來，釁起盧溝感忠義，白髮戎裝一碩人，自言良玉身姓秦，有衆三萬堪一戰，不忍袖手看沉淪。夢回歷歷猶在耳，果然上將遙蒞止，執戈慷慨作前驅，西遷謀定長城倚。珂里棲遲倏五年，追思舊夢信前緣，欲付丹青寫形貌，詎憑野史誣凌烟，野史荒唐何足數，聚訟紛紛鳴瓦缶，師韓竹垞說可徵，論世知人應有取，佩刀冠帶女將軍，威重人人識宿勳。韶顏不比龍么妹，曳袖休疑陸使君，天上精靈眷鄉國，護持願假神明力，濡毫先補麟閣圖，橫戈佇待燕然勒。

附錄

一、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忠貞侯家傳

是篇以國史爲經，以忠州郡志，石柱廳志，馬氏承襲志，秦氏家乘爲緯，穿插貫串，頗具苦心，事蹟較國史差詳，文字亦較原輯增十之三，然根據諸書，不敢杜撰一字，至野史傳聞，概不闖入，其有足資考證者，謹附註本文下，雖正史無此體例，然私家著述，不妨稍寬其例，大雅閎達，幸匡正焉。（第十世族裔家秀原輯第十一世族裔山高增訂）

太保名良玉，字貞素，忠州秦氏。先世有名安司者，元季避徐壽輝亂，由楚入蜀，居紹慶路，傳二世至國寶，徒居忠州，遂爲忠人。太保父名葵，字載陽，前明貢生，居郡城鳴玉溪，自號鳴玉逸老。丁亂世，喜談兵，嘗謂二子邦屏民屏曰：『天下將有事矣，爾曹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吾子也。』太保幼承庭訓，讀書知大義，與兄邦屏弟民屏，究心兵家言。精騎射。長字石柱宣使馬千乘。馬氏自南宋以來，世爲土司，千乘尤知兵。太保既歸馬氏，農隙簡練士卒，精勁冠諸部，善用長矛，以白木爲之，不假色飾，厥後屢立戰功，石柱白桿兵遂著名天下。萬曆廿七年，播州楊應龍叛，千乘奉調，以三千人往，太保領精兵五百，裹糧自隨，與官兵拒賊鄧坎。明年正月二日，官軍置酒高

會，太保語千乘曰：『賊心乘夜襲我，宜戒備。』乃下令軍中，解甲者斬。夜半賊果至，太保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破其金筑七寨。黎明抵桑木關，官軍始先後至。桑木天險，諸軍仰攻不克，太保以兵繞出關後，克之，遂會諸軍破婁山關，扼賊海龍圍。平之，是役太保夫婦功第一，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然太保亦不自言也。太保爲人饒膽智，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以是爲遠近所憚。後千乘以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乘雲構之，逮下雲安獄，瘐死，朝命以太保有戰功，令襲其職，太保遂易冠服，侍女皆戎裝，見者不知爲女子也。泰昌時，徵其兵東援，太保遣邦屏民屏以五千人先往，而自統精兵三千，與其子祥麟繼之，朝命賜太保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天啓元年，師渡渾河，邦屏力戰死，民屏負重傷突圍出。太保聞變，與祥麟兼程赴援，所過秋毫無犯。至通州，偶與浙兵角，當事諭之卽止。詔加三品服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太保陳邦屏死狀，請優恤，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纖妒口，貝錦高張，忠誠孰表，帝優詔報之。兵部尙書張鶴鳴亦奏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柱西陽二土司功。邦屏旣沒，良玉卽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氣甚壯，宜錄邦屏子，進民屏官，乃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蔭，與陳策等合祠，民屏進都司僉書，部議再徵兵二千，太保與民屏馳還。抵家甫一日，奢崇明陷內江新都，進圍成都，其黨樊龍反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及文武官弁五十餘人，川中大震。龍以太保兵強，遣其黨樊定邦齎金帛結援，太保怒曰：『賊奴敢以逆言污吾耳。我兵將發，卽以奴首祭大纛。』立斬之出其金犒軍，

歡聲雷動，遂飛章奏聞。率民屏及邦屏子冀明拱明，溯江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以忠州爲民屏守地，分兵護之，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力戰，敗歸。會崇明圍成都急，巡撫朱燮元檄調赴援，復出軍，賊啗諸土司厚利，諸土司如平茶邑梅皆逗遛，獨太保鼓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乃還軍救重慶，民屏擒賊將樊虎，奪二郎關，又奪佛圖關。時南坪關先爲冀明所扼，拱明擒賊將沈霖，燒其船千餘艘，奪船八百，賊聞兩關連破，櫻城固守，太保率兵抵城下，賊張彤迎戰，祥麟斬之，乘夜攻通遠門龍遁走，諸將爭殺之，復重慶，捷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冀明拱明進參將，太保益感奮，以寇亂雖定，而崇明未獲遣裨將秦衍祚，從侯良柱敗賊於九節灘，復遵義，遣祥麟從朱燮元攻破江滌四十八砦，克永寧蘭州二城，生擒僞官甚衆，太保親率冀明拱明，先後攻破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擒賊將李楫，全蜀底定，復以援貴州功，數賚金帛。三年六月，太保疏謝。且言：「臣率冀明拱明提兵裹糧，屢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睹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惟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屢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死。」熹宗優詔答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是年崇明結水西安邦彥同反，引苗衆圍貴陽，民屏及其子佐明祚明從黔撫王三善抵陸廣，兵敗先遁，其冬從戰大方屢捷。明年正月還師，三善爲降將陳其愚所詒，死於大方，民屏殉之，佐明祚明得脫，皆重傷，太保疏

聞，『有讎不共戴義難苟安』之語，詔贈民屏都督同知，立祠賜祭，二子佐明祚明授參將，冀明拱明皆進官至副總兵。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詔天下勤王，時中原荒旱，流寇四起，各鎮皆裹足不前，太保與冀明獨慷慨誓師，出家財濟餉，抵都，駐兵宣武門外，都人聞白桿兵至，勇氣百倍，莊烈帝優詔褒美，召見平台，賜綵幣羊酒，御書詩四章賜之，以旌其功。會四城已復，聞蜀有百文關之警，乃命太保歸桑梓，而冀明駐近畿，太保復留子祥麟，暨子婦張氏，亦駐京畿間，厥後祥麟逐流賊王嘉允王自用於晉衛間，張以孤軍戰沒侯家莊，祥麟乃南旋，張名鳳儀，忠烈公銓女也。七年二月，太保回鎮，奉命專防川東，張獻忠陷夔州，圍太平，太保赴援，會祥麟自北回，前後交擊，大敗之，賊遁去。十三年五月，扼羅汝才於巫山，汝才犯夔州，聞太保兵至，反走，而太保部將譚穩已潛出賊後，敗之馬家寨，都司秦篆，又追敗之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裨將秦永祚，伏兵水口，復斬首五百餘級，太保及冀明復合別將張令大敗之譚家坪賊首小秦王過天星皆降，太保率祥麟親追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祥麟擒其渠射塌天，前後計斬賊首八千餘級，蹂躪死者徧山谷，獲甲仗馬騾無算，賊勢漸衰。先是寧南侯左良玉困張獻忠於瑪瑙山，獻忠使說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無獻忠亦無公矣。』左信而縱之。賊走白羊山，汝才與獻忠有舊，敗投與合，是歲七月二賊悉銳復寇川，當是時楚人楊嗣昌以輔臣督師爲驅賊去楚入蜀之計，盡撤蜀精銳赴楚，川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太保及張令二軍，賊謀攻夔，太保願往援，捷春聞警，畏甚，檄太保勿東下，令與張令軍駐重慶附近，相爲犄角，適綿州牧陸遜之罷官過渝，捷

春使接營壘，至太保軍，嘆曰：不圖今日見娘子軍也。太保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義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太保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滬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智愚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及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賊已先得地利。十月連破官軍於觀音崖，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太保偕張令急扼之竹菌坪，挫其鋒，會令爲賊所殪，太保趨救不克，轉門復敗，所部三萬人略盡，乃單騎見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已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太保乃痛哭歸，捷春旋爲降賊所詒，覆其軍二萬人，退屯綿州，賊遂入大昌，連陷劍州綿州，內江，瀘州，捷春逮問，論死。嗣昌來重慶，謀邀賊，賊由巴州席捲出峽東去，遂陷襄陽。嗣昌聞襄陽藩遇害，飲藥自殺。十七年甲申，爲大清順治元年，獻忠盡陷楚地，將復入蜀，太保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撫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賊遂長驅抵夔門，太保馳援，衆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太保慨慷語其衆曰：『吾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遍招土司，獨不敢至石碛。繼聞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殉國，太保躡躑號痛，氣絕者再，旋更衰麻：哭臨萬壽宮，哀動三軍。唐王

隆武二年，遣使徵太保兵，加太子太保封忠貞侯，賜以印。太保奉詔將行，會大清兵克福州，遂不果。時海宇底定，馬氏懼以唐王事攪禍，故終太保世無敢言者，而明史亦闕而不書，今賜印尙存馬氏宗祠云。獻賊之入川也，所至多屠戮一空，忠艷人民，襁負來石避難，踵相接，太保每聞慘殺狀，輒憤激扼腕，已而泣數行下。家居至戊子歲，病卒，壽七十有五，或曰六十有五。葬城東十五里迴龍山（相傳明亡後，太保所建玉音樓足不履地者數年卒壽終樓上陶文毅公澍過西界沱有句云閉關坐臥小樓中大節直同文信國詠其事也）。子祥麟先太保卒，太保命孫萬年曰：『我死，羣盜必有來寇者，爾不能拒也。城東南萬壽山險峻易守，爾率軍民往避，以待時清可爾。』太保卒，朱容藩寇石碇，萬年如命往避，一境獲免。順治十六年己亥，清師平蜀，萬年率衆投誠，恭繳前明印敕，蒙頒賜印勅如前明治石碇土司故事。

贊曰：世傳載陽公喜談兵，以兵學教其女，故太保幼卽英武，而史更稱其通詞翰，蓋文武兼資之流也。顧太保著述不盡傳，今可得見者，僅固守石碇一檄耳。浩氣孤忠洋溢楮上，足與清林敬紱之乞援書，並垂千古。然敬紱能文而不能武，太保則文武夙裕，一則固守廣信，一則固守石柱，雖才略情勢不同，而以死自誓則一。敬紱得力父訓，太保亦得力父訓，家庭教育之足重也如是，女子誠不可不學，以太保及敬紱時考之，固無女學也。今神州女校林立矣，歲糜國幣千萬，求所謂揆文奮武，爲國宣猷之士，何絕未一觀也。（見秦良玉傳彙編初集）

二、清何曰愈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

明都督總兵秦良王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平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寨，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筑等七寨，爲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玉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懇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張獻忠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官蜀年久，嘗求其軼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碁誌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

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當萬曆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謂玉曰：『汝雖弱女子，蓋亦習兵，毋徒爲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繖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碁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之。于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碁界楚黔之交，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求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爲！』千乘然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爲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

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韜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爭戰。奢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齋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我耶！』遂斬其使，焚書，以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玉之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玉獨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都虎坊橋西迤北，都人呼爲四川營，以玉得名也。

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之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捷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嚴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尙存。玉旣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衰絰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碛，避難於其境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輒痛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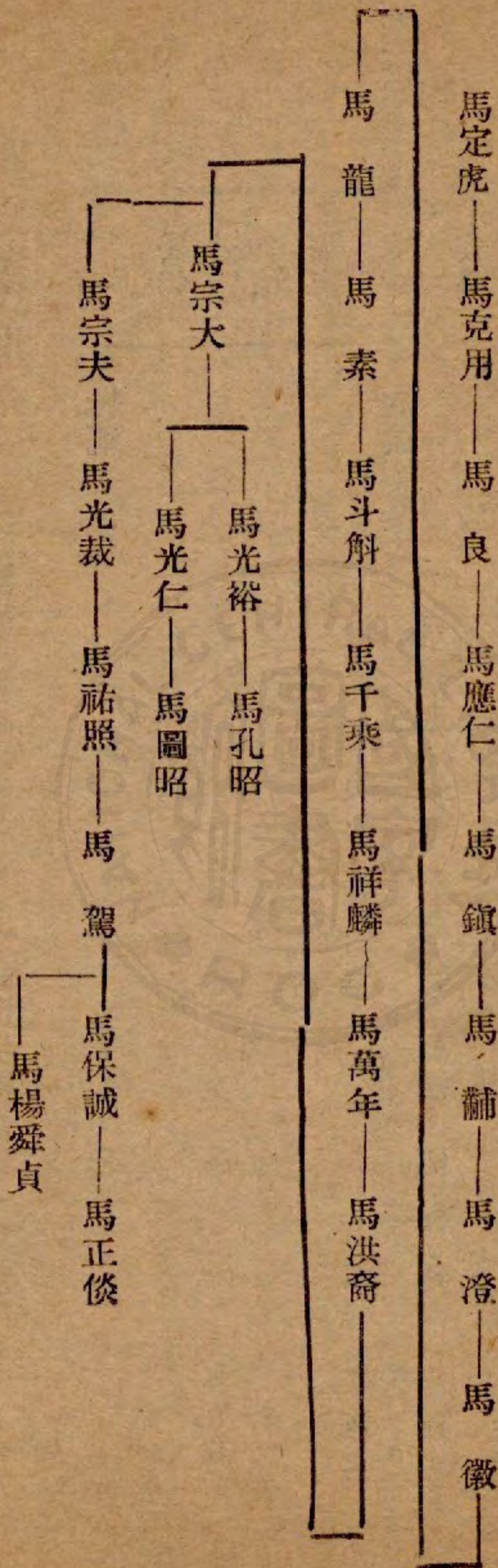
勝，嘆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歷四年也。葬城東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獨石碁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備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衆納款，賜敕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爲嗣，乾隆初，以不謹降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誕之，與幕賓劣生數人，緣事籍其家。未盡者，爲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珍藏罄矣。亡何，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幕賓劣生，亦相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惟御賜麟玉一品服，今尙璨然如新云。後爲盜竊至江左，官詰知爲上賜玉物，賚還其家。』

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緣見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捷春、士奇不得辭其咎矣！嗚呼！玉生而忠勇，沒猶靈異，子若婦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碁誌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大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末書永歷四年某月日葬云。考明史無封侯及加宮銜事，豈永歷追賜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沒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爵。弟民屏，都督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汝曹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

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曆之時，天下尙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抒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烈出於一門，彪炳史策，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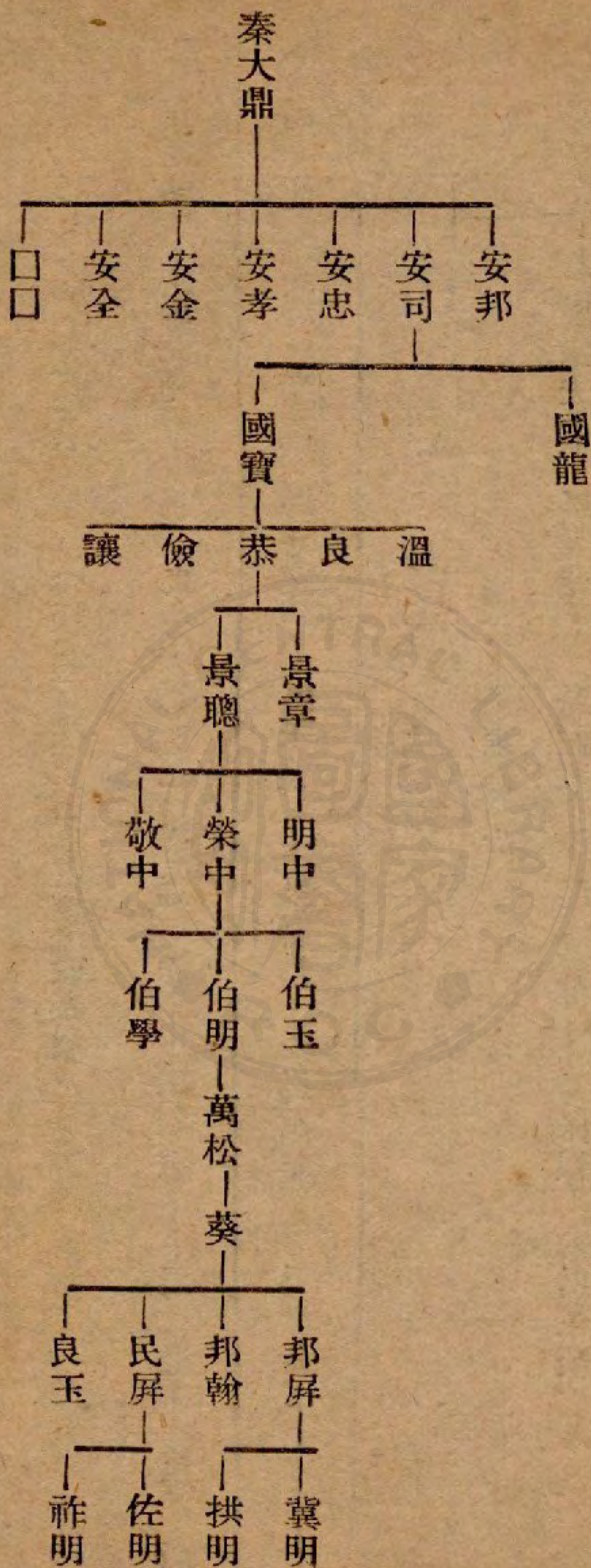
三、馬氏世系

（根據石柱土司馬氏承襲志製）



四、秦氏世系

(根據忠縣秦氏新譜秦太保先世昭穆考製)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秦 良 玉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黃 次 書

發行人 顧 樹 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三九〇)(滬印)

國家圖書館



003164982



32.969

363

364

籍

13390)